

胡景翼西安拘囚的經歷及其影響 ——以《胡景翼日記》為中心的探討

葉惠芬

摘 要

民國建立之後，革命的成果幾乎全為北洋軍閥所攫奪，革命派被迫與北洋派妥協，以維持既有的地盤；或退居次要，甚至遠離政治核心。此種情勢在北方省份尤其顯著，許多革命派因此仍然標舉革命大纛，伺機進行各種反軍閥行動，以陝西為例，靖國軍的核心成員莫不如此，胡景翼亦為其中之一。

雖然陝西靖國軍發動討陳戰役之初，曾對陝督陳樹藩造成嚴重威脅，但在面對北洋軍閥的強大壓力，加上各路靖國軍良莠不齊、號令不一之下，使討陳戰事逐漸陷入膠著，希望根本改善靖國軍體質，以突破僵局，胡景翼乃有故市之行，期望吸收陝軍舊日同僚，不幸卻被陳樹藩所俘。

因曾隸屬陳樹藩，胡景翼也有趁機爭取同為革命派出身的陳樹藩加入南方護法行列，以陝西作為西北革命基地，進而扭轉護法戰役的劣勢局面，加快打倒北洋軍閥的想法。然而成為皖系督軍團一員的陳已與北洋軍閥沆瀣一氣，完全無法認同胡的提議，但了解胡是為解決陝局而非為個人；加上胡為靖國軍的總指揮，在靖國軍的地位舉足輕重，或許將來還有利用價值，因此只將他拘囚在西安督署偏一隅的樓中，並未加以殺害。

從 1918 年 9 月 22 日抵達西安，直到 1920 年 7 月 27 日離開西安為止，胡景翼共在西安渡過兩年的拘囚生活，藉著日記的書寫，胡在其中記錄下他閱讀經史的收穫，紓發他個人的困頓際遇，也用心思考靖國軍、

陝局或南北對立形勢的解決之道，渡過一段對其個人而言十分難得的意外人生。

本文擬藉胡景翼西安拘囚的日記，梳理他如何以身為革命派一分子，於陷入敵營時表現剛毅不屈的氣節，同時從其對靖國軍及陳樹藩雙方的批評中，檢視他如何看待北洋時期處在軍閥壓倒性優勢下革命派的困境；也試圖從中勾勒出其成為一名文武兼資、術德兼修、愛國愛民的軍事將領的自我期許。

關鍵詞：胡景翼、故市事件、西安拘囚、陝西靖國軍

The Influence of Experience in Prison on Hu Jing-yi in the Light of His Diary

Hui-fen Yeh *

Abstract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11 with its revolutionary accomplishments was almost immediately destroyed by the powerful Northern Warlords who were not in support of it. The revolutionists had but to compromise with them so as to maintain their territories or to retreat from various centers of power politics. These pathetic situations were extremely serious especially in many northern province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ir respective warlords, with whom revolutionists resorted to various plans in combating them. A conspicuous example was Hu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Pacifying Army in Shaansi who were waiting for the right opportunities to take actions against these opportunistic warlords.

In the beginning, the National Pacifying Army did pose a threat to the Governor of Shaansi, Chen Shu-fan. But with the pressure from the Northern Warlords and the problems within the Army, the fight against Chen had gone nowhere. Hu then decided to go to Gushi to talk to some of his old comrades, but unfortunately he was arrested and imprisoned in Xian.

As he was once Chen's subordinate, Hu also intended to persuade him to join the Army so as to form a stronger league against the other Northern Warlords. But though once a member of the Revolutionary Army, Chen was now already in collusion with the Northern Warlords and rejected Hu's proposal. However, Chen did not think of killing Hu in response, as he fully understood both that Hu was not a selfish person and that he w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National Pacifying Army. Instead, he kept him under detention in a cell in the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Hu stayed under Chen's imprisonment from September 22, 1918, the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date of his arrival in Xian, to July 27 1920, the day he was released to leave the city. During his days of imprisonment, Hu wrote a diary, keeping record of what he read, describing his state of mind in prison, and his thinking about a solution to the chaotic situation. All this was a special experience to him.

This study makes use of Hu's Diary for exploring into his existence as a revolutionist and his character qualities of indomitableness and fortitude. From the Diary we will appreciate Hu's personality as a man of refined learning and implacable military training. We will also come to understand he was also a patriotic and compassionate leader, trying every possible way to help and protect his people.

Keywords: Hu Jing-yi, the Gushi Incident, Imprisonment at Xian, the National Pacifying Army of Shaansi

胡景翼西安拘囚的經歷及其影響 ——以《胡景翼日記》為中心的探討*

葉惠芬**

壹、前言

民國建立之後，革命的成果幾乎全為北洋軍閥所攫奪，革命派或者被迫與北洋派妥協，以維持取得的地盤；或者退居次要，甚至遠離政治核心，此種情勢在北方省份尤其顯著。但是當革命派目睹擔任軍政長官的昔日同志已經歸附北洋派陣營時，他們的反應毋寧是十分痛心，因此許多革命派雖仍標舉革命大纛，但亦只能伺機進行各種反軍閥行動。以陝西為例，靖國軍的核心成員莫不如此，胡景翼亦為其中之一。

但是同屬革命派又可分為穩健與急進兩派，在面對北洋軍閥勢力時，胡景翼一向主張謀定而後動，反對輕率躁進，無疑是屬於穩健派類型。但因畢生服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信條，善於利用各種權宜策略，掌握本身優勢，伺機而動，奮力一搏，在革命陣營中扮演著成功的行動派角色。富平之役生擒陝督陸建章之子陸承武，擁陳樹藩繼任陝督，並逼迫陸建章離陝一事，即為最顯著的例子。

雖不是開創新局的領導者，然而自從清末投身革命，胡景翼即自許為孫中山的信徒，¹ 又持續參加陝西討袁逐陸及靖國護法戰役，頗著功績，其革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1年3月18日；通過刊登日期：2011年10月17日。

** 國史館協修

¹ 關於胡景翼對孫中山的尊崇，參見葉惠芬，〈胡景翼與陝西靖國軍的建立〉，《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2期（2007年6月），頁10；另馬伯援也提到他於民國11年4月14日至三原親訪胡景翼，向胡直接問及對孫中山的態度，當時胡提筆八字以示：「人遠心近，始終如一」，並託馬將密電一冊轉交孫中山，表示日後「倘有緩急，可密告也」，都顯示出胡對孫中山的仰慕之情。見馬伯援著，《三十三年之騰

命派形象實深入人心。筆者曾撰〈胡景翼與陝西靖國軍的建立〉²一文，認為陝西靖國軍的成軍，胡居關鍵性地位，因為他的響應，靖國軍方得以建立，在許多戰役的指揮部署頗受肯定，訓練的部隊也具強大的戰鬥力，對投靠北洋軍閥、倒行逆施的陝督陳樹藩形成莫大的威脅。

從民國 7 年（1918）初開始建立，直到 10 年底下旗易幟為止，與北洋軍閥周旋將近 4 年的陝西靖國軍，遠非其他長江以北地區速起速落的護法勢力可比，在陝西民國史上寫下重要的一頁。胡景翼參與靖國軍初期的建立，在靖國軍後期又重新出任總指揮，最後領導靖國軍易幟，接受直系軍閥的改編，在陝西靖國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較未引起注意的是，有將近兩年的時間，他在靖國軍是缺席的，因為 7 年 9 月 18 日他在故市為陳樹藩所俘，自此被拘囚西安，直到 9 年 7 月 27 日獲釋為止。

胡景翼故市被俘及其後的西安拘囚，對靖國軍、對陝局或對胡個人來說都影響重大，但是謠傳紛紜，真相難明。例如傳聞說他誤中陳樹藩布下的圈套而被俘；或說他被故市守將姜宏模誘捕；甚至傳聞他因而致死。³且一直以來，對於此事件，若非歸咎於胡的「失足」，即為「失誤」，換言之，是胡咎由自取。也因為這段歷史研究闕如，相關敘述多略而不談、語焉不詳或敘述失實。

但是事件有其複雜面向及重大影響，例如失去胡景翼，對靖國軍抗陳軍事而言，實為重大挫折；對胡本人而言，他不僅失去自由，也因為投降傳聞不絕，加上日後主導靖國軍的易幟，都使得他在靖國軍的角色及地位遭到許

話》（新竹：清華大學，1984 年 2 月 8 日），頁 110。

² 葉惠芬，〈胡景翼與陝西靖國軍的建立〉，《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2 期，頁 1-41。

³ 關於第一種說法，如李振民著《陝西通史，民國卷》，認為胡景翼是被陳樹藩軟硬兼施，劫往西安；第二種說法認為其被拘係被姜宏模欺騙所致，如李雲漢在《于右任的一生》中提到，胡為陳部姜宏模所誘捕；傳胡於此事件中死亡者，如閻錫山部將張培梅於 1919 年 9 月報告閻錫山：「岳維峻本為胡景翼部下，胡死，乃附於于右任。」除了誤認胡已死之外，又對總司令部與第四路的隸屬關係誤解係事變所致。見李振民，《陝西通史，民國卷》（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 3 月），頁 60；李雲漢，《于右任的一生》（臺北：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1973 年 9 月 1 日），頁 165；〈張培梅電閻錫山聞岳維峻已撤去靖國軍旗幟聲言聽候改編〉（1919 年 9 月 19 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4 冊（臺北：國史館，2003 年 5 月），頁 530。

多誤解與質疑。因此許多有關胡在西安囚徒的問題都值得進一步釐清，如故市事件因何發生？西安囚徒時他與陳樹藩的關係有何變化？經歷了西安囚徒，他有什麼得失，對日後的軍政生涯發揮如何的影響力？

由於胡景翼西安囚徒時期的日記尚稱完整的保留下來，為解答上述問題，筆者仔細瀏覽《胡景翼日記》⁴（以下簡稱日記），發現這兩年，他始終堅不降陳，在囚徒期間，一方面廣泛閱讀古今中外各類經史典籍，進行本身的沈潛修養；一方面默察時勢變化，以過去的失敗為殷鑒，尋求消除戰禍解救陝民之良方，以一名武將，身處逆境卻能靜下心神，努力自我充實，在日記中詳記他的讀書心得、所見所聞或對時局的感懷，顯露出生活的豐盈自足與心靈的開濶，著實令人讚賞。日記中也不斷透露出許多其個人對靖國軍戰事與陝局動盪的反省，對時局更不吝於提出其個人的看法，這些都有助於對他西安囚徒始末的了解。另外，本文也輔以此時期相關的檔案、口述史、回憶錄等史料，希望更全面的探討胡西安囚徒經歷，並進一步探討西安囚徒對他重領靖國軍或者日後軍政生涯的重大影響。

貳、故市事件

靖國軍成立之初，在討陳戰事多所斬獲，經過半年的征討，已占有陝省廣大地區，對陝督陳樹藩形成包圍之勢。全陝除了陝南漢中道為川軍劉存厚盤據；陝北榆林道為井岳秀的中立地帶外，關中道屬的渭北各縣多為靖國軍

⁴ 根據胡景翼日記的〈編輯說明〉，典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景翼日記為列印本，共 7 冊，約 23 萬字，日記起於 1918 年 9 月 19 日，是開始進入西安省城囚徒的日子；止於 1920 年 7 月 25 日，也就是陳樹藩準備釋放胡景翼，要田玉潔來省城接胡回涇陽之日。換言之，日記幾乎涵蓋整個西安囚徒期間，有助於瞭解胡囚徒期間之生活概況，相當具有史料價值，惜中間缺漏不少，有些是原來已經缺漏的部分，如 1918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2 日，而整理者在整理日記時，又將有關日常往來應酬、生活瑣事或摘抄節錄綜述史書中的記載等內容予以刪略，特別是自 1919 年 12 月初，陳樹藩明令禁止胡與他人接觸後，胡即閉門讀書，與外界較少往來，所記多與讀書習字有關，且較簡略，多未被選錄，是為美中不足之處。見章穀宜整理，《胡景翼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 7 月，1 版）。

占領。但此後戰事卻逐漸陷入僵局，形成與陳樹藩隔渭河南北對立的泥淖。戰局的停滯，實不利於靖國軍的存續，總指揮胡景翼十分憂心，為達成速戰速決的目標，他苦思突破之道，卻出師不利，在故市被陳樹藩所俘。

一、為改善靖國軍體質輕蹈虎穴

民國 7 年 8 月 8 日在胡景翼的主張下，陝西革命元老于右任及辛亥革命活躍於陝西的河南人張鈺被迎回三原分任正副總司令，靖國軍總司令部正式成立，胡景翼擔任第四路司令兼任總指揮。⁵ 他希望藉由靖國軍總司令部的統一領導指揮，對內促成靖國軍六路軍的團結，對外號令齊一，透過總司令部的協調整合，加強靖國軍討陳的戰鬥力。⁶

被胡推為副總司令的張鈺在給于右任的函中，曾道及胡景翼改組總司令部的目的，云：

中國革命迄今已四次，均無圓滿結果，蓋長江以南，僅能破壞統一，不能制政府死命也。秦、隴拊幽、燕，為自古定天下者所必爭。誠以秦、隴一得，晉、豫、直隸即可處處進兵，而政府防不勝防，自望風披靡矣。……有笠僧（胡景翼）諸兄之才幹之魄力，有吾兄以運用之，關中迎刃可解。……弟到陝月餘，然察詳情，我軍處處奏捷，終不能搗穴擒渠，實由各軍毫無統馭所致。笠僧首注意於此，可謂能見其大。⁷

顯示總司令部的成立，即希望能改善靖國軍內部無法統馭的缺失，但改組後各路分歧如故，改革成效不彰令人失望。

胡景翼認為靖國軍抗陳無功有兩個原因：一是軍紀問題，靖國軍六路之中，曹世英的第三路和胡景翼的第四路同樣源自陝軍，理應為靖國軍之中軍

⁵ 關於靖國軍總司令部成立日期，郭廷以和李雲漢均繫於 8 月 9 日，惟根據〈胡景翼等取消陝西靖國軍各總司令名號的布告〉，總司令部於 8 月 8 日成立，茲採後說。見李雲漢，《于右任的一生》，頁 165；〈胡景翼等取消陝西靖國軍各總司令名號的布告〉，《陝西靖國軍》（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8 月），頁 208。

⁶ 王勁、楊榮，〈于右任與陝西靖國軍〉，《西北史地》，1994 年第 1 期，頁 77。

⁷ 〈張鈺致于右任函〉，《陝西靖國軍》，頁 211。

容較整齊、軍力較強的隊伍，但胡仍批評曹世英「不善馭下」，對第三路的軍紀也頗有微辭。連第三路都是軍紀不佳，郭堅、高峻、盧占魁、樊鍾秀等部更無足論，他尤其不滿第一路的郭堅，譴責郭部奸淫燒殺，傷人至多，使百姓困苦不堪。⁸

二是總司令部無調度統馭各路的能力：總司令于右任在陝擁有極高的聲望，但畢竟是個文人，副總司令張鈞也無直屬軍隊，雖然能在戰事發揮鼓勵宣傳和聯繫功效，但本身沒有軍事實力的總司令或副總司令，在指揮調度軍隊時只能採取會商形式，造成各路除以私誼聯合作戰外，常彼此各行其是，總司令部即使出面協調，但利害抉擇多由各路自行決定，彼此仍不能團結一致對陳，實為靖國軍抗陳戰爭無成的致命傷。⁹

有鑒於靖國軍總司令部成立後各路軍依舊分歧嚴重和軍紀無法獲得改善的嚴重缺失，胡景翼產生「以這樣的團體，要達到革命的目的是無望的，不過擾害鄉里，殘害百姓而已」的悲觀心理。¹⁰ 加上副總司令張鈞曾有過兩度試圖爭取駐下邽的陳部團長曹位康，獲得曹位康口頭答允的前例，¹¹ 胡遂有大舉結合陝省各軍，加入靖國軍行列，改善靖國軍的體質，以期迅速結束陝省戰事的想法。

駐防渭北蘭家店與故市一帶的陳部獨立團團長姜宏模成為胡景翼吸收新成員的首要對象，因姜為胡舊屬，曾一起參加逐陸的富平之役，胡任第二團團長兼騎兵團團長時，姜任團副，後胡又保薦姜任騎兵團團長，以兩人兄弟

⁸ 《胡景翼日記》，頁6、20、86，1918年10月7日、10月19日、12月31日。

⁹ 張鈞，〈回憶陝西靖國軍始末〉，《風雨漫漫四十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1月，1版），頁206-207。

¹⁰ 姜宏模，〈胡景翼被陳樹藩幽禁經過〉，《陝西靖國軍》，頁300。

¹¹ 李振民與李鳳權兩人都指出故市之行是因胡景翼知陝東陳軍兵力薄弱，只駐有姜宏模、曹位康、李天佐、王飛虎等部，於是和張鈞商定兩人親自出馬作曹、姜的工作，目的在打開靖國軍在陝東發展的道路。但是關於張鈞與胡兩人間的約定，張鈞本人只提到他當時確實到下邽談曹部起義事，而胡突到故市，是要說服姜宏模參加倒陳。只有馬凌甫引吳滄洲所述，張鈞勸曹位康反正有成，也向胡建議其去故市勸服姜宏模，但胡不置可否。若以此時胡對靖國軍各路的分歧和軍紀敗壞的憂心而論，是否有和張鈞聯手作曹、姜工作，以打通靖國軍向陝東發展的計畫，令人存疑。見李振民，《陝西通史·民國卷》，頁59；李鳳權，〈姜宏模與胡景翼〉，《渭南文史資料》，第4輯，頁82。

般的深厚情誼，爭取其加入靖國軍應該不成問題，過去胡不願造成姜的為難，但是如今為了迅速終結陝省紛爭，故市之行已經勢在必行。

故市之行是胡景翼改善靖國軍體質的第一步嘗試，但是他並不以此為滿足，姜宏模之外，在陳部他還有許多熟人，例如過去發動靖國軍討陳時，他即分別向李天佐、劉世瓏等人試探。此時準備開啟新一波的攻勢，爭取姜宏模他志在必得，如此一步步的藉由挖陳樹藩牆腳的方式，弱化對手，增加靖國軍的軍事實力，一方面較容易取得戰役的勝利；另一方面也可因而迫陳樹藩屈服，儘快結束陝西戰事。

二、被俘經過

民國 7 年 9 月 18 日（陰曆 8 月 14 日），胡景翼至蘭家店姜宏模的駐地約姜晤談，確定次日在故市見面。

姜宏模明白胡景翼的來意，但並無意改變隸屬陳部的現狀，所以對兩人會面有些躊躇，卻又礙於昔日深厚的關係，左右為難，於是派人到蒲城將第五混成旅旅長李天佐也請來一起商議，李是胡景翼健本學堂的老師，也是同盟會同志，與胡交情亦佳，絕無出賣胡之虞。胡曾多次欲爭取李天佐響應靖國軍，但他始終依違其間，而藉故遷延，藉觀成敗。¹² 姜、李二人為避免陳樹藩有所猜疑，決定先讓陳知悉，然而姜的書記在給陳樹藩的電文中竟用「誘胡到故市」等字樣，有心讓陳親身前來故市。經過姜、李兩人商議後，也認為讓陳、胡會面，或者可化解對立，讓兩人有罷兵言和的機會。¹³

陳樹藩果然偕副官長韓慶綬帶一連衛隊匆匆出發，代參謀長吳滄洲與胡景翼關係友好，很為胡擔心，也急急在後追趕。韓慶綬和李天佐入城晤胡，兩人以靖國軍軍紀敗壞，蹂躪地方為由，極力勸胡出面收拾，倉促之間，胡

¹² 〈陝西靖國軍革命紀事〉，《護法戰役及南北議和史料——革命文獻第 50 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民國 59 年 3 月），頁 324。

¹³ 賓蔭三口述，賀志龍整理，〈胡景翼渭北蒙難與李天佐之死〉，《西安文史資料》，第 5 輯（1984 年 3 月），頁 76；姜宏模，〈胡景翼被陳樹藩幽禁的經過〉，《陝西靖國軍》，頁 300；張鈞，〈回憶陝西靖國軍始末〉，《風雨漫漫四十年》，頁 201。

騎虎難下。韓先出城表示：胡願意和陳樹藩見面，再由李天佐陪胡一道出來。¹⁴一見面陳樹藩先責備胡景翼造反，胡嚴肅的回答：「督軍造反，我沒有造反，我們還是革命的。」兩人經過短時間的單獨密談後，胡同意跟陳樹藩回去西安。

因此故市事件的發生，最初是因李、姜兩人提議讓胡、陳會面，其後又再加上韓慶綬的力勸，所以當胡被俘的消息傳來，三人立刻成為各方指責的目標。身為胡景翼好友的韓慶綬曾以「伊若不過河北，則不至落賣友之名」為自己申辯。

姜宏模、李天佐明知陳樹藩與胡景翼彼此敵對，卻將胡來故市消息通知於陳，辜負胡的信任，對故市的意外當然難辭其咎，然而當中他們竭力維護胡的安危卻是不爭的事實。例如當陳樹藩率隊準備進入故市時，姜宏模立刻要求陳解除衛隊武裝；在陳、胡會之前，姜又要求陳樹藩必須先聲明負責，陳只得在一張信箋寫下：「景翼，我決不會害你性命，你只管出來。」本來姜宏模並不贊同胡出城與陳相見，卻因胡心意已定，乃由李天佐和韓慶綬陪同前往。李天佐又向陳表示在達成協議後，須保證雙方各回原防。姜宏模也希望胡能獲得安全的防衛，向胡提議將護兵留在身邊，然為胡所拒。

在胡景翼跟隨陳樹藩離去之後，姜、李兩人更是力圖補救。例如李天佐認為此時他有義務向胡的部下說明事情原委，乃轉身出城去見也來到故市板橋常家花園的岳維峻等人。因胡部提出要胡安全回部，姜宏模和李天佐又怕陳會出爾反爾，兩人再度商量，決定設法堵截陳的去路，決心把胡從陳手中奪回。堵截計畫失敗後，他倆又計議火速給陳去信，要求陳讓胡回來，否則他們即將發動討陳。甚至為了萬全之計，李天佐也把他駐蒲城的部隊調來。¹⁵由兩人這種舉措看來，他們或許有思慮欠周之處，但事件後卻極力挽回，因此胡對他們並不多加責難，反而極力為兩人澄清。

¹⁴ 竇蔭三口述，賀志龍整理，〈胡景翼渭北蒙難與李天佐之死〉，《西安文史資料》，第5輯，頁77；姜宏模，〈胡景翼被陳樹藩幽禁的經過〉，《陝西靖國軍》，頁301-302；《胡景翼日記》，頁13、117，1918年10月10日、1919年2月20日。

¹⁵ 馬凌甫，〈陝西靖國軍始末〉，《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30輯，頁185。

何況在陳、胡會之後，如果能依照姜、李兩人為胡安危的顧慮與迴護措施，胡景翼還是有全身而退的機會，然而此時胡反而再度萌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想法，決定將計就計，利用姜、李從中拉線這個與陳樹藩會面的難得機會，在兩人的協助或者見證之下，直接勸說陳樹藩改變政治立場。證諸他在《日記》所說的「予始來也，本為救息民命，然亦別有計畫」，又說：「予往故市，如省，皆有作用。」故市之行無疑地是為了爭取姜宏模的響應，而省城之行由其對陳樹藩所云，「此翼之苦心，自故市俱來者也」，則顯然是要爭取陳樹藩脫離北洋而獨立。¹⁶

出於對陝西戰略地位的思考，胡景翼主張西南護法要成功，陝西的加入與否居關鍵角色。他曾對友人所云：「中國不從事西北，則西南政策之衝突，東南一帶永不得安，其危險實甚」深表贊同。¹⁷認為護法要成功，必須取決於陝省能否響應，一旦陝省響應，以陝省對西南及西北省份的影響力，然後也才能免於「出陝省地盤，北方無民黨立足地，予滋懼焉」¹⁸的革命困境。

胡景翼認為陳樹藩既然是革命黨出身，所以早有勸陳投入南方護法陣營，回歸革命行列的想法。根據陳的參謀長吳滄洲回憶，1918年3月間，劉鎮華以率鎮嵩軍入陝援陳為籌碼，要求交換陝省省長一職時，胡剛好寫信給他，要他協助勸陳，函中提到「只要督軍革命，我搬倒帥字旗，聽他的命令」。當時吳滄洲以胡為革命奉獻的無私，對比「隔岸觀火、乘人之危、無理要挾」的劉鎮華，懇切勸陳樹藩應考慮胡的提議，但並未被陳接納。¹⁹另外，在故市之行中，姜宏模也提到，胡曾告訴他和李天佐，只要陳願意停戰，他願意將軍隊交給姜、李二人，自己經蒙古去俄國。²⁰由此顯示，胡一直希望伺機勸陳，而他爭取陳加入護法陣營，確實是因為他相信陳絕非無可救藥，如果他能成功讓陳回歸革命陣營，必然有助於南北政局或陝局的解決。

¹⁶ 《胡景翼日記》，頁 58，1918 年 11 月 21 日。

¹⁷ 《胡景翼日記》，頁 32，1918 年 10 月 28 日。

¹⁸ 《胡景翼日記》，頁 55，1918 年 11 月 19 日。

¹⁹ 吳滄洲，〈我所知道的劉鎮華的前半生〉，收入《鎮嵩軍專輯（下）》（洛陽文史資料第 8 輯），頁 34。

²⁰ 姜宏模文中雖只簡單用「停戰」一詞，但對照《胡景翼日記》的講法，完整的意涵應是「勸陳與南方一致」。見姜宏模，〈胡景翼被陳樹藩幽禁經過〉，《陝西靖國軍》，頁 301；《胡景翼日記》，頁 28，1918 年 10 月 24 日。

而對陳樹藩回歸革命抱有憧憬，其實胡景翼並非特例，例如民國 9 年徐永昌來陝探視在靖國軍任職的同鄉友人續桐溪，兩人談及陝局時，徐永昌即對續言：「陝西靖國軍仍為烏合之眾，雖云有主義有革命性，但未受過好的軍事訓練，尤其各自為謀，不能合作；陳柏生（樹藩）的軍隊頗能統一，但無訓練，無主義，環境不利於他，亦沒打下靖國軍，收復這幾縣的能力，但陳雖為北洋軍閥的一員，而內心贊成民黨，處此環境，不期然而然的首鼠兩端。」²¹

認為陳樹藩有響應革命投入南方陣營的可能性，又適逢陳、胡會的難得機會，胡景翼決心奮力一搏，答應隨陳返回西安，直闖虎穴。

三、餘波

在故市事件中主將被擒，生死未卜，讓靖國軍內部騷動不已。面對陳樹藩以胡景翼為質，由郭希仁致函提出與靖國軍談判的要求，總司令于右任不卑不亢，覆函曰：「立生（胡景翼）有目無珠，輕身辱師，六軍將士，恨入骨髓。」²² 表明當事情未獲解決之前，有可能調兵遣將，要陳樹藩先派遣雙方都可以信任的代表，商議一切。

胡景翼被俘，陳樹藩以為靖國軍將被迫屈服，乃派井勿幕、彭仲翔二人以調人名義前來三原，其目的在以井收束胡部，解決靖國軍戰事。未料井為了過去陳樹藩奪去李根源省長位置，一直不滿於陳，藉此機會脫離陳樹藩的掌控，被推為靖國軍總指揮。²³ 井取代胡出任靖國軍總指揮，使靖國軍民心士氣大振，大為降低胡被俘之後對靖國軍的重大衝擊。

知道胡景翼被陳樹藩所俘，第四路氣憤填膺，岳維峻趕緊率部到故市附近的板橋常家花園準備援救。李天佐也因陳樹藩可能破壞協議，為彌補過失，來此與岳維峻和姜宏模商量，他們決定聯合成立討陳軍，暫時先各歸駐地，

²¹ 徐永昌，《徐永昌求己齋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8 年 8 月），頁 46。

²² 〈靖國軍時于右任的五封信函——于右任致郭希仁函〉，《陝西文史資料》，第 16 輯，頁 86。

²³ 張鈞，〈回憶陝西靖國軍始末〉，《風雨漫漫四十年》，頁 201-202；王紹猷，〈井勿幕就任陝西靖國軍總指揮及被刺殉職之經過〉，《陝西靖國軍》，頁 335。

等聯合其他各部共同反陳。此時接到陳由渭南的回信云：「我把景翼交給你們，你們又有什麼好的辦法？如果真有好的辦法，我可以把他交給你們。」由於李天佐信任陳樹藩會遵守各回原防的協議，胡應可以回到靖國軍，於是他就拿著陳函，去找岳維峻說明，民國 7 年 9 月 22 日，與胡至西安同一日，李天佐於板橋常家花園被胡部馮毓東和楊瑞軒狙擊致命。²⁴

西安之行，胡景翼因李天佐在陳樹藩部聲譽佳、地位高，期望甚深；次為韓慶綬，身為陳的副官長，與陳關係密切，胡認為通過兩人相助，應有助於他和陳的談判，然而這一切終因李天佐的被殺而破滅。李被殺，韓慶綬一味「趨避」，根本不願為胡挺身說出事實經過，讓胡有「囚予於樓，為伊所喜而計之得者。襄初（李天佐）死，伊又可以升官，亦無所不悅。……然綰卿（韓慶綬）之人品不及襄初遠矣」的抱怨。²⁵只剩下姜宏模的支持，然孤掌難鳴，又人微言輕。為此胡景翼對李天佐的被殺，一方面責備部屬魯莽無謀，云：

殺襄初（李天佐），無異自殺其兄，少年尚血氣，無經驗，常為被動。亦不思襄初是否好人？與汝兄有甚關係？是否有意害汝兄？是否汝兄之至友？即使槍斃襄初，而與汝兄之被執有裨益乎？冒冒然殺之，不能不令人椎心而泣血也。即弗深思，亦當以擒押為是，殺之，所謂其愚不可及也。²⁶

一方面也理解真正致李天佐於死的人是陳樹藩，因為「督軍對襄初（李天佐）前言不符後語，使河北諸將士誤襄初為陷余，故起報仇之心」，雖然疼惜李之被冤殺，然也不能完全怪罪馮毓東和楊瑞軒等人。²⁷

無論如何，李天佐被殺，已註定胡景翼故市之行原先的計畫破局，也確定胡西安拘囚的命運。故市事件發展至此，已經背離胡的原意，導致如姜宏模所云：「李（天佐）之死，迫得我只得跟著陳樹藩和靖國軍對立到底」。也

²⁴ 竇蔭三口述，賀志龍整理，〈胡景翼渭北蒙難與李天佐之死〉，《西安文史資料》，第 5 輯，頁 77；姜宏模，〈胡景翼被陳樹藩幽禁的經過〉，《陝西靖國軍》，頁 303。

²⁵ 《胡景翼日記》，頁 48、231，1918 年 11 月 12 日、1919 年 9 月 28 日。

²⁶ 《胡景翼日記》，頁 6、22-23，1918 年 10 月 7、14、20 日。

²⁷ 《胡景翼日記》，頁 230，1919 年 9 月 26 日。

如胡所云，此乃造成「宏模之所以不來，其餘之所以裹足，勿幕之所以致死，靖國軍之所以不振」。爭取陳樹藩的計畫，同樣因為「惜乎襄初（李天佐）死矣，而無人以證之」，終致胎死腹中的結果。²⁸

胡部殺了李天佐，除了讓胡景翼身陷西安成為定局外，如不馬上進行善後處理，可能惹出更大的麻煩。胡因此首先向部下明確表明絕不降陳的態度，云：

予判決死刑之日，即靖國軍生死存亡之日。諸兄若體予心，堅持到底，本軍有總、副司令統率諸將，服從命令，則予死亦甘心。若為予而作婦人乞憐狀，則必自戕，死亦難瞑目。以後進退，當以軍事為重，勿以予為念。²⁹

一方面拒絕部屬的營救行動；再者，以此抵拒陳樹藩的任何招降伎倆或雙方之間的釋俘談判。

其次，胡景翼寫信給部將岳維峻和田玉潔，指示兩人：

故市一役為吾軍團體之公憤，今欲大伸打伐，苟不推舉領袖以為之統帥，則不特三軍不能用命，即金鼓亦覺其不靈。夙稔兩兄大人才長重望，曉暢戎機，與笠僧為手足之交，與軍士有心腹之契。弟等詢謀僉同，以為我全軍之中，非兩軍無以為三軍之司令。第四路之內，非兩兄無以為一路之福星。³⁰

以岳任第四路司令，在前線指揮一切；田玉潔任副司令，負責涇原一帶布置。經過胡的緊急措置及勉勵第四路堅持到底，由於部屬衷心擁戴，服從號令，第四路迅速穩住陣腳。³¹

總之，故市事件非只是單純的胡景翼被陳誘捕，其真相錯綜複雜，而胡在其中扮演的主導性角色也不容忽視。例如故市之行，是起因於胡對靖國軍

²⁸ 《胡景翼日記》，頁 212，1919 年 8 月 11 日、1918 年 11 月 21 日。

²⁹ 〈胡景翼致鄧寶珊函〉，《陝西靖國軍》，頁 295。

³⁰ 〈胡景翼致岳維峻田潤初函〉，《陝西靖國軍》，頁 296。

³¹ 線潤民，〈陝西靖國軍第四路史料〉，《陝西靖國軍》，頁 272。

「軍紀不整，陝亂未已」的憂心，³² 因為急於扭轉靖國軍的劣勢，結束陝省戰事，準備大張旗鼓，收攏舊部；陳、胡會固然可歸咎於姜宏模、李天佐的思慮欠周，但期間胡有不少脫身的機會，終因他不願放棄這個勸陳的難得機會；當事件衍生不必要的枝節後，他也立刻進行危機處置，把對靖國軍和第四路的傷害降至最低，也讓陳樹藩因擒獲他而解決陝局的希望落空。

叁、西安拘囚

故市之行後一連串始料不及的變化，讓胡景翼興起把握與陳樹藩會面的心理，願意與陳至西安一行，期望因此勸服陳樹藩停止與靖國軍對立，一舉而「救息民命」，有助於陝局穩定和南北情勢的解決。但隨即因李天佐被殺，成功的希望化為泡影，拘囚成為定局，既然身陷逆境，不僅禍福未卜，延續中的革命志業也瞬間停頓，因此如何在敵營維護自己的生命尊嚴，並繼續為陝局盡一己之力，成為他努力的目標。

一、拘囚的心理肆應

故市會面後，胡景翼答應隨陳樹藩回西安，他和陳一起乘車離去，當晚住在南焦，為一小砦；21日被陳部張鴻遠率隊護送到渭南，22日護送到省城西安，自此開始在西安度過近兩年的拘囚生活。³³

胡景翼被安置於八家巷陝省督署後邊的五角樓上，住在「孤懸如海島」的樓中，讓胡聯想到同樣被放逐孤島的法國名將拿破崙，乃自稱「拿破崙第二」，也因素來仰慕關公、岳飛的忠義，遂將此樓命名為「春秋樓」，寫的日記亦名之為《春秋樓日記》。³⁴

³² 《胡景翼日記》，頁49，1918年11月13日。

³³ 馬凌甫，〈陝西靖國軍始末〉，《文史資料選輯》，第30輯，頁185-186；《胡景翼日記》，頁3，1918年9月19-21日。

³⁴ 《胡景翼日記》，頁1、60、85，1918年9月22日、11月22日、1919年1月29日；馬凌甫，〈陝西靖國軍始末〉，《文史資料選輯》，第30輯，頁186。

身為靖國軍總指揮，胡景翼已有一旦落入敵手，只有被殺一途的心理準備。所以拘囚剛開始時，他向部屬聲明寧死不屈，決心從容就義，並且視死如歸。剛好同樣遭陳俘獲的靖國軍第一路參謀蕭榮綬從興平解來西安，胡聽說蕭對陳樹藩態度強硬，因此「喜而不寐」，稱道之曰：

西成（蕭榮綬）不怕死，足明其起也以國家為重，早置生死於度外矣。何人不死，不過有先後之別，人之於死，如水之壑歸海，理之當然，水之性也。……吾人生於斯世，不竭力從事討伐，則無以對國家，勉強起義，則才有不及，反致猖獗，殃及百姓，轉不如早就千秋，反可以卸責，而促吾輩壽者即成全吾輩也。吾輩亦得其心之所安，夫復何憾！即說責任未盡，而世固多當仁不讓，見義勇為之君子，必能繼吾輩之志，吾輩之死，如可以激發其忿心，真可以瞑目矣！³⁵

這些感懷，固然是稱頌蕭有為靖國軍犧牲的勇氣，何嘗不是胡景翼在百無聊賴的拘囚當中對自己終能死得其所、死得有意義的深自期許。

但胡景翼也漸漸明白陳樹藩俘虜他，其實並不想殺他，³⁶ 而是想逼迫他投降，進而造成靖國軍分崩離析。來西安之先，胡懼怕部屬為了援救他而向陳屈服，在給鄧寶珊的函中已先聲明「不惜自戕」，因為他意志堅決，陳樹藩無法得逞。只有希望因為靖國軍少了一員驍將，實力削減，加上爭取他投降的意圖仍未絕望，乃造成胡拘囚遙遙無期的窘境。結果就如同胡於民國 8 年 9 月 9 日在寫給友人信中所云：「弟自入省後，陳督雖云不殺，弟心只求速死，奈延至今日，事愈難堪。」³⁷ 比起殺他，無限期的拘囚有時反而是更大的折磨，換言之，這段拘囚歲月對胡而言，確是艱難的試煉。

然而回到當初同意來西安的初衷，胡景翼雖然惋惜李天佐死了，但事情還未完全絕望，³⁸ 只是其艱難程度加鉅而已。首先來自靖國軍方面的阻力，

³⁵ 《胡景翼日記》，頁 19，1918 年 10 月 18 日。

³⁶ 陳樹藩有無殺胡景翼之心，並不明確，惟胡曾提到陳寵信的衛士劉神仙曾告訴他，有兩次陳樹藩都想殺胡，靠劉神仙阻止後，陳樹藩才作罷。見《胡景翼日記》，頁 170、285，1919 年 5 月 16 日、1920 年 5 月 20 日。

³⁷ 《胡景翼日記》，頁 226，1919 年 9 月 9 日。

³⁸ 《胡景翼日記》，頁 22，1918 年 10 月 20 日。

其次是陳樹藩的予智自雄。但他已經看出陳非無可救藥，因為其「人非不明白，魄力非不雄厚，然識見為小人所囿，精神為眾妾所耗，自信力太深，善言一時難入，而所行多乖也」。另外，胡還要說服靖國軍內部：「人如有能自新之機，無妨鼓吹引導而歡迎，不必聲音譁譁，拒人於千里之外也。」³⁹ 因此胡景翼很快的重新振作起來，而且提醒自己務必記取第四路同志武鈞函中對他的勉勵：

聞之古語云：困心衡慮而後作；又曰：英雄多阨。然所以造物如此其刻忌者，正是動忍吾儕心性，增益其所不能也。吾弟達人，不待細言，自能安於時世相造之義，何必汲汲然自恨為哉！……但希靜坐安心，勿躁勿急，作淬礪鍛煉之資，成扶搖而上之舉，又未始非蒼蒼者之深厚賜哉。⁴⁰

因為「英雄多阨」，所以當前的拘囚困阨，日後將是他能「淬勵鍛煉之資，成扶搖而上之舉」的憑藉。

拘囚的陰霾已一掃而空，如今最重要的是避免重蹈過去失敗的覆轍，以及讓拘囚生活過得充實而有意義。對過去的失敗，他不斷反省，云：「予坐思國亂、陝亂，予實傷心。回想自辛亥以來，吾人救國之宗旨，不能達其萬一，而國日危，民日貧，亂日甚。功首罪魁，使吾人感愧交集。」而有作「回想錄」的計畫。⁴¹ 也為自己安排許多學習活動，並且全力投入其中，因而心靈頗得安慰，云：「（予）凝神細思，一旦豁然，覺無不通，舉目四望，常有小天下之心。覺予心如日月之明，無所不照；予德如天地之大，無不復載。他日為龍為雲，霖雨蒼生，普救百姓，予之志夫！」⁴² 這些感喟都顯示他雖仍遭拘囚，然不減為國為民的雄心壯志。

也因此胡景翼更能以正面樂觀的心去面對當前的境遇，雖困處孤寂的樓中，卻能賦予美好的想像，稱誦此處：

³⁹ 《胡景翼日記》，頁23、169，1918年10月20日、1919年5月16日。

⁴⁰ 《胡景翼日記》，頁5，1918年10月4日。

⁴¹ 《胡景翼日記》，頁243，1919年11月10日。

⁴² 《胡景翼日記》，頁238，1919年10月19日。

所居樓最高，與天為鄰，俯視全城，幾與下界隔絕。一切塵穢之聲均不至聞於耳，日夜惟見日月經天，河渭行地，終南壁立萬仞，星斗羅列，有序有章，白雲飛鳥時相往還，時或援書高誦，幾疑為義皇上人。⁴³

因此心情平靜，獲有難得的沈著觀照與反省之機，西安拘囚反而成為他生命歷程中的一個難得的經驗與重大轉折。

二、拘囚的待遇

胡景翼體型壯碩，俘送西安時，陳樹藩特地讓出他的大甘草黃馬讓胡騎坐；來到西安，雖然將他隔絕，但督署所提供的「日用起居頗不惡」。同樣是來自靖國軍，胡曾拿他和蕭榮綬所受待遇作一比較，認為蕭被解來西安是「背縛其手，倒置車上」，與他進省時「騎乘尚舒」實有天壤之別，不禁自嘲道：「畢竟參謀不及司令之尊榮也。」⁴⁴ 而如此優厚待遇，當然是希望他終能降服，而順利結束靖國軍亂事。

除了日常生活仰給督署供應外，胡景翼仍感不足，民國 7 年 10 月 9 日他去電姜宏模，表示省中銀根吃緊，需要些零用錢，此後姜宏模和姚振乾都相繼供給他金錢花用。胡生活尚稱簡單，本人向來也以岳飛的「不愛錢」自詡，但因三原舊部經濟拮据，所以對這些饋贈都坦然接受，尤其他認為姜宏模對故市事件心懷愧咎，如果「予用予弟錢，使予弟心少安焉」。⁴⁵ 姚振乾則是胡的把兄弟，此次卻因政治立場對立，彼此有些尷尬，乃極力示好於胡。另外，陳樹藩亦曾派人送錢給胡，根據胡的日記記載，入省大約一年，他一共從陳那邊得到銀四百元。⁴⁶

這些錢胡用於日常生活開銷、買書、慈善救濟或酬酢往來。⁴⁷ 以食為例，

⁴³ 《胡景翼日記》，頁 93，1919 年 1 月 12 日。

⁴⁴ 《胡景翼日記》，頁 18，1918 年 10 月 18 日。

⁴⁵ 《胡景翼日記》，頁 8、15、27，1918 年 10 月 9、15 日、10 月 24 日。

⁴⁶ 《胡景翼日記》，頁 225，1919 年 9 月 8 日。

⁴⁷ 《胡景翼日記》，頁 21、250、264，1918 年 10 月 20 日、1919 年 11 月 30 日、1920 年 3 月 19 日。

此時胡景翼食慾大增，例如民國 7 年 11 月 7 日：「早，宏模、栽娃來吃牛肉。」民國 9 年 4 月 22 日又記：「予近日火氣重，聞人云，豬心肺合麥冬、元參熬食之，可消火。予照法煮食之。又食羊肉斤餘。今早食肉共二斤餘。」接著又自省道：「予之食量甚洪，將來若無益國家，不能盡保國衛民之責任，而食獨多，能無愧乎？」⁴⁸ 似乎食肉已至毫無節制的地步，自然也就「身體愈發達」，而健康也出現一些警訊。到拘囚末期，他注意到自己時時昏昏欲睡的狀況，表示：「自予住此樓，略一閉眼，即至睡境，昏昏然，不知何故。」⁴⁹ 而這種拘囚時期生活的不規律帶來的後遺症，也可能是日後他肥胖多病、英年早逝的原因所在。

民國 7 年冬，胡景翼為自己置備冬衣，縫狐皮馬褂、狼皮褥子二條，貓皮小襖褲一套，被子一床，洋絨小衣四身，共花去洋 200 餘元，他才恍然於物價騰貴與民生困苦。雖一再強調不尚奢華，但檢討本人的花費之多，嘆：「予在省不過三月餘，所費過千矣，是中人之產也。」⁵⁰

買書是胡景翼此時最龐大的花費，有時託人代買，有時找書商直接來督署交易，買書時胡也重視版本，所以買後會記下書錢多少，或版本如何。例如買顧棟高的《春秋大事表》一部 24 本，值洋 13 元，「板甚好，予喜甚」；購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一書 60 本，花錢 7 千，「板甚佳而數不全」。粗略統計，胡此時買了《資治通鑑》、《曾文正公日記》、《讀史方輿紀要》等約 20 餘部書。

生活固然安適，但自由難免受到限制，陳樹藩派有守兵在樓下監視胡景翼的行動，他的活動範圍也被限制在督署大門以內。⁵¹ 但因為人緣頗佳，不管守兵或督署官員，對他都相當寬容，在不過份踰越的情況下，他們放寬他的行動限制，甚至准他偶爾外出訪友。

督署的參謀長瞿壽提、副官長韓慶綬、參謀吳滄洲、張筱衡、軍務課長

⁴⁸ 馬凌甫，〈陝西靖國軍始末〉，《文史資料選輯》，第 30 輯，頁 185；《胡景翼日記》，頁 42、152，1918 年 11 月 6 日、1919 年 4 月 22 日。

⁴⁹ 《胡景翼日記》，頁 281，1920 年 5 月 1 日。

⁵⁰ 《胡景翼日記》，頁 75、79，1918 年 12 月 12、21 日。

⁵¹ 郭叔藩，〈陳樹藩釋放胡笠僧的回憶〉，《陝西靖國軍》，頁 453。

路孝愉、軍醫課長楊叔吉等人多與胡景翼熟識，自胡入省城以來，給予他相當的禮遇及基本的尊重。瞿壽禔為人穩健，胡稱許他「高處在心有定見，而口不言，只一直行去，雖微有妨礙，亦不計較」；吳滄洲與他往來最為頻繁，胡認為其人「可共為善，可與有為，非世之庸碌、奸險者所能望其項背」，而且欣賞他「國家思想甚重，欲有為於西北也。」⁵²

此外，督署不乏飽學之士，在胡究心學術之下，他們多樂於與胡研討心得，如軍務課長路孝愉告訴胡讀書應有主見，否則徒知聖賢之言而不能實行。⁵³胡最常與張筱衡談經論史，兩人一致認為正史中，《元史》最差。《史記》裡始皇、項羽等篇較佳。當胡讀唐詩注至不能解時，即請張筱衡為他講解。在西安期間，胡最渴望的是請陝西名儒毛昌杰為他講經，還未實現願望前，郭希仁且向胡自荐講經，但胡認為郭為人有其缺失，乃因「其學問不能博通所致」，猶未能成「一家之言」，因此加以婉拒。⁵⁴

在西安，胡景翼接觸最多正是這些督署人員，個性豪爽、不拘小節的胡與他們相處融洽，閒時常縱論時局、臧否人物、討論學問，他們識見與道德學問既為胡所欽佩，對胡潛在的影響自不待言。即使對欲陷其於不利的陳樹藩，因其給胡種種優惠，胡也心懷感激。某次胡因「頭受風，微痛」，陳趕緊「飭醫診治，意良殷勤」，讓身體不適中的胡感動莫名。

但因兩人立場迥異，衝突自是難免，讓胡景翼不時感受到拘囚的難堪境遇。如副官長詢問行蹤、陳的侍衛來探或被陳樹藩緊盯甚至竊聽。⁵⁵某次胡的友人來探視，他要友人上樓，卻被吳滄洲阻攔，讓胡有了「俘虜」的強烈感受。因此每在寫信後，交付署內人員寄信時，故意不封死，然後自諷道此「俘虜手續也」。⁵⁶

雖已再三提醒自己俘虜身分，但一向被督署人員默許的行動，終難免被陳樹藩發現。較嚴重的事端有兩次：民國8年1月有書商來向胡收書錢，被

⁵² 《胡景翼日記》，頁45、49、135，1918年11月8、13日、1919年3月24日。

⁵³ 《胡景翼日記》，頁46，1918年11月10日。

⁵⁴ 《胡景翼日記》，頁31，1918年10月27日。

⁵⁵ 《胡景翼日記》，頁29，1918年10月20日。

⁵⁶ 《胡景翼日記》，頁31、37，1918年10月22日、11月1日。

陳身邊的人看到，向陳密告，結果書商被關入獄，衛隊連士兵也連帶遭到收押，後來陳上樓明告胡，因書商及衛隊兵士不先通知官長，私行入內，故關押數日。讓胡覺得殃及無辜，而心不安。⁵⁷ 另在同年 12 月，陳樹藩因耳聞一些關於胡的閒話，拿他不時在各課中走動為藉口，質問他：「終日在各課胡跑些什麼？」胡雖勉強答曰：「予動亂成性，不慣屍居，故非遊轉不可。」陳又責備胡不應在未經檢查情況下寫信給他人，兩人間發生激烈爭辯，至最後胡「大聲疾言，幾至淚下」，而陳亦「顏色數變，為之淒然」。此後連續好幾天胡都耿耿於懷，直到第四天又在日記記下：「予前日間下樓，各處遊玩，蓋因其以前不加限制，予樂得而消遣歲月，又加諸友自外來者，或外來友人，均覺予見面容易，常相招，故每日必下樓遊玩，然緊要之公事地，予亦以不涉足為妙。」對陳的限制，給予正面看待，認為如此一來可增加看書時間，又免去許多應酬，來要書法條幅的人也減少了，因此「人雖陷我怒我，適以益我」。⁵⁸

整體而言，胡景翼的西安拘囚除了一些限制和偶發的不愉快之外，他難得的享有尚稱閒適的生活與優渥的待遇，就如同他在給三弟景銓的信中所云：「自辛亥以來，兄未有如今日飲食起居之樂，逍遙閒眠者。」⁵⁹ 也一如他在日記提到的起居作息情形云：「予平常倒床即睡，睡足而寤。」顯然日記中呈現的西安拘囚，揭開了他西安拘囚的神秘面紗，也完全顛覆時人對他拘囚遭遇的想像。

三、拘囚生活的安排

西安拘囚讓胡景翼遠離戎馬生涯，生活型態完全改觀，他開始認真思考如何排遣拘囚的漫長時光。因為出身於富裕之家，幼年時胡景翼曾跟隨富平宿儒楊子敏和趙汝篤讀書，深受傳統儒家文化薰習。只是自從辛亥革命以後，因「奔走於戎事之場，荒疏實甚」，⁶⁰ 此時卻因故市事件，竟意外地「當此

⁵⁷ 《胡景翼日記》，頁 90-93，1919 年 1 月 8-12 日。

⁵⁸ 《胡景翼日記》，頁 251、252，1919 年 12 月 1、4 日。

⁵⁹ 《胡景翼日記》，頁 38、107，1918 年 11 月 2 日、1919 年 2 月 1 日。

⁶⁰ 葉惠芬，〈胡景翼與陝西靖國軍的建立〉，《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2 期，頁 7；《胡

亂世，予乃蕭閒，從事文字，斯誠奇遇，亦可笑也」，⁶¹ 讀書不可思議地成為他拘囚生活的重心。

拘囚西安沒多久，為了免於虛度時光，胡景翼開始找一些書來看。認為傳統儒家思想是以六經四子為本，後世理學家所言皆不出其外，所以他從《論語》、《孟子》開始入手。而曾參加辛亥反滿革命的他在推翻清廷、建立民國的過往經驗中，也期望以史為鑒，找出清朝由盛而衰的緣由，對清代的人物史事興趣特別濃厚，從敘述清初雍正乾隆史事的《清室外紀》、《覲見清帝乾隆記》一路看到《慈禧外紀》、《庚子使館被圍記》等書，不時記下滿清由盛而衰的一些因素，對清末國勢凌夷與外敵入侵更是憤慨，譴責以慈禧為主的守舊派阻攔光緒皇帝的革新，導致外侮紛至，尤其是庚子時拳匪的無知與全無紀律，肆意燒殺的結果給中國帶來禍患，釀成巨額賠款，實在令人痛心。雖然清中葉以來國勢不振，但胡卻很讚同英人濮蘭德與白克好司在《清史外紀》⁶² 所云，中國人心中有至深至美之理，數千年的中國文明有哲學極奧之義，久為西方所妬羨，其重要性「即盡舉世界各國之美以易此，猶應斷斷其不可易；即全世界之美悉歸消滅，而此則斷斷不能消滅也」，提醒國人珍惜國粹之所在。⁶³ 而這也是他閱讀儒家典籍及背誦唐詩和古文等中國重要文學資產的深切體認。

根據曾國藩、胡林翼平定太平天國亂事經驗，由蔡鐸所彙輯的《曾胡治

景翼日記》，頁 51，1918 年 11 月 15 日。

⁶¹ 《胡景翼日記》，頁 74，1918 年 12 月 11 日。

⁶² 《清室外紀》與《慈禧外紀》兩書作者均為英《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濮蘭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1863-1945 年）和漢學家白克好司（Edmund Backhouse，1873-1944 年），由翻譯家陳冷汰譯成中文，後經多次重印和再版，對時人造成很大的影響。《清室外紀》英文版書名為《北京宮廷的編年史與研究報告》，《慈禧外紀》原名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直譯《皇太后治下的中國》），由於作者長期在中國工作和生活，曾耳聞目睹不少重要事件，與上層人物多有接觸，掌握了大量的內部材料，並閱讀過部分「宮廷秘檔」和私人信札，因此書中對官場生活乃至「宮闈內幕」，都有比較詳盡的記述。《覲見清帝乾隆記》作者為英使馬戛爾尼。至於《庚子使館被圍記》，英文原名為 *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是一冊記述作者在義和團攻打北京外國使館、教堂，及八國聯軍侵華期間經歷與見聞的日記體實錄，作者普特南·威爾就是清末民初名盛一時的倫敦《每日電訊報》駐華記者辛普森（Bertram Lenox Simpson）。

⁶³ 《胡景翼日記》，頁 15，1918 年 10 月 11 日。

兵語錄》是許多中國軍事將領都相當肯定的書，胡也不例外，⁶⁴ 書中曾、胡在治軍用兵歸納而得的軍事思想為胡景翼所懾服，讀了之後，他在 10 月 10 日的日記中記下：「語多中肯，則在近世兵家猶為適用，蓋從經驗得來，不同書生紙上談兵，如閉門造車，出門難期合轍。」⁶⁵ 也因此對於曾、左、胡、李等清中興名臣行誼特別重視，常拿來與己相較，砥礪言行。

拘囚初期的閱讀讓他視界開濶，領悟讀書之樂，對知識的追求更加殷切。他向郭希仁借《張子全書》，努力研讀其中的《正蒙》，讀了兩遍後，發現仍「多有不解」，就寫信給郭希仁，請郭幫他斷句，並把難解之處或特有的心得寫在書上，「祈速為，以饜渴望」。⁶⁶ 又從 10 月 12 日起開始提及想請關中名儒毛昌杰為其講經，因為若在沒有深厚基礎上治經，猶如「盲人騎瞎馬」，他希望能獲得名師指導，「以便引入門徑」。⁶⁷

既然有心向學，胡景翼甚至進一步於 10 月 25 日訂定每日的讀書計畫：「柔日讀古文、唐詩、《論語》、《孟子》，看《通鑑》；剛日讀《詩》、《書》、《易》、《春秋》，看關中張、李二先生集。」⁶⁸ 遵行與否，他會在日記記下執行情形，諸如「日課照常」，「因事書未讀完，字亦未寫，慊甚」，「本日功課讀完，又看書多頁，甚快樂」或「數日來荒甚，未曾讀經」等等。⁶⁹ 對自己讀書的

⁶⁴ 《曾胡治兵語錄》一書深受軍事將領的重視，胡景翼之外，如蔣中正從黃埔建校就開始用為教材，亦仔細研讀此書；馮玉祥將此書作為營副以上軍官及上尉以上參謀副官的考試科目，也一再提醒部下要用心去讀。見楊曉東，〈曾胡治兵影響中國〉，《謀略天地》，2008 年第 12 期，頁 59；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 冊，頁 375、603。

⁶⁵ 《胡景翼日記》，頁 9，1918 年 10 月 10 日。

⁶⁶ 《胡景翼日記》，頁 36、51，1918 年 11 月 1、15 日。

⁶⁷ 根據胡景翼的看法，他認為陝西著名學者有牛夢周、毛昌杰、朱先照、張衡山和張扶萬兄弟，其中以牛、毛兩人為最傑出，至於王銘丹、郭希仁等人就差得遠了。見《胡景翼日記》，頁 50，1918 年 11 月 14 日。

⁶⁸ 按：剛日即甲丙戊庚壬五奇，柔日即乙丁己辛癸五偶，鄭玄的曲禮註云：「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曾國藩的對聯云：「剛日讀經，柔日讀史」。關中張李二先生指北宋五子的關派理學家張載及明末清初的理學家二曲先生李顥；《胡景翼日記》，1918 年 10 月 25 日。

⁶⁹ 根據胡景翼日記中所記閱讀的書目，似未完全遵照剛日和柔日兩種分類的閱讀計畫，其閱讀經常有一連幾天看某種書的情形，加上後來常與友人論學，看書的種類更多，並無法落實其當初所擬計畫。《胡景翼日記》，頁 41、50、79，1918 年 11 月 5 日、11 月 14 日、12 月 22 日。

考課可謂相當嚴格。

從胡景翼擬定的日課來看，顯係以中國士人必讀的儒家經典或詩文為入門，而張載和李顥則是因胡為陝人，對陝西學術發展脈絡特別關注，對理學各派也特別重視關學，他認為關學中諸人規模宏大，勝於當時的各家，而所主張的「心說」可以「先正人心，以正風俗，不三年可遍全國，將來可救中國也」，可謂給予此派極高的評價。⁷⁰

因為讀書覺得受用，他也不忘勸人讀書。如再三要姜宏模「好好讀書」。也寫信給弟景銓，勉其讀書的重要性，云：

當努力讀書，默察世局之變態，以為一己之閱歷，以便將來為國宣力，既免蹈鹵莽之覆轍，不可逞一時之忿，急欲求售，而貽族氏之憂患，則吾家之幸即國家之幸也。……不努力於讀書修養，終久難成大器。雖口常言愛國救民，而識力不足，於事何益哉！譬猶熱想而不以濯也。豈不大可憂哉！⁷¹

諄諄勸弟努力勤讀，以耀家聲，同時將已閱讀過，甚有收穫的李顥著作寄給景銓，要他細心研讀。也要夫人盧氏讀書，云：「讀書不能貫通，不如勿讀。然自古以來能努力者，未有不豁然貫通者也，是在人耳。」指點盧氏先從《古文觀止》及《綱鑑易知錄》等書看起。⁷²

從《日記》逐日記載的書目看，胡景翼似乎未完全遵照日課，但無疑地始終勤學不輟，且閱讀的層面更加寬廣，甚至包括時人著作或翻譯作品。總的來看，累積的閱讀成果十分可觀，歸納項目如下：

（一）詩文的欣賞：胡景翼在原來的唐詩、古文外，後來又加上陶淵明、陸放翁、歐陽修、南唐二主、張瑞璣等人的詩詞文章，讀後常作一些簡要的賞析。他尤其喜歡陶淵明詩，稱道陶詩在「三百首外，得成絕響」，於民國7年12月23日起連續幾天在日記中摘錄陶詩佳句，稱道其詩「清暉率真」、「獨步古人」，給予極高的評價。讀陶詩，讓他於戎馬倥傯之時，「忽而得此，能

⁷⁰ 《胡景翼日記》，頁34，1918年10月30日。

⁷¹ 《胡景翼日記》，頁38，1918年11月2日。

⁷² 《胡景翼日記》，頁277，1920年4月26日。

不異乎！故看一篇佳陶詩，皆覺予難得之時，讀難得之詩，囚中自有樂趣。」⁷³

（二）歷史的評論：對清末史事的關注及與督署人員討論史籍，足見胡景翼對歷史的濃厚興趣，民國7年10月25日把剛買沒多久的《資治通鑑》排入日課，花了不少時間研讀，⁷⁴「覺有得」，且在日記中分析帝王治亂興衰與史事得失，如看到宋劉裕篡位史事，不恥劉裕欺侮孤弱，以盜天下。看晉、宋外患嚴重，內亂頻仍，頗有感慨，云：「予書至此，嘆息者累日。」⁷⁵ 在給盧氏的信中，也鼓勵其讀史，目的在「欲夫人有歷史眼光」。⁷⁶ 人物傳記也是胡著力甚深的部分，如讀《唐史》的「李絳傳」，對李絳諫君之言「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譽為「辦事格言」。從這些評論看來，歷史的鑑戒對胡的影響自在其中。

（三）心性的修養：儒家孔孟之學對胡景翼立身行事影響極大，因孔子為萬世師，孟子紹列聖，法前王，他勉勵自己效法孔孟。⁷⁷ 在戒指上刻「智仁勇」和「剛毅木訥」，當成座右銘。看王陽明的《傳習錄》，「覺有會意」，表示會深入研究，「以期一貫而有益身心，不欲如世人從事口耳之學」。看李顥《四書反身錄》，胡反省道：「予之大病在不能儉，近世士子多如予不能儉，以致喪品玷行，為世詬唾。有錢不節用，以至無錢時脅肩告貸，甚至無所不為，或起盜賊之心，為穿窬之行。」李顥談孟子求放心，為千古學問指南，胡也自我檢討：「予反諸予身，覺予放於名，放於聲色，放於閒談，放於驕矜，而內多遊思，終日廿四鐘常昏昏欲眠，少精明之氣，此皆予之心放處，當切實功夫求之。」⁷⁸ 讀曾國藩的《曾文正公日記》時，胡將曾國藩與己進行比較，警惕自己：「其刻苦自修處，予不能至；其好名、自大、懶惰、因循諸病，

⁷³ 《胡景翼日記》，頁80-84，1918年12月23-25日。

⁷⁴ 胡景翼在《胡景翼日記》中提及讀《通鑑》，最早開始於民國7年11月26日讀了半本，27、28連續三天都看，此後由12月1日起至8年5月21日之間，包括7年12月7、8、10-12、19、25-28日，8年1月1、2、8、9、12、19、29日，2月14、16、18、19-25日，3月1、2、4-7、12、15、19、21、22日，4月5-7、9、10，5月21日等日他都記下看此書，由此可以推測他看《通鑑》至少花了48天，是他所看的各類書目中出現最多者。

⁷⁵ 《胡景翼日記》，頁85、91，1918年12月27日、1919年1月9日。

⁷⁶ 《胡景翼日記》，頁277，1920年1月26日。

⁷⁷ 《胡景翼日記》，頁48、104，1918年11月12日、8年1月28日。

⁷⁸ 《胡景翼日記》，頁48、104，1919年1月11、14日，頁93-95。

予未嘗無一焉，可不儆懼乎！」⁷⁹ 此外，佛教信仰也是胡拘囚時的心靈寄託，他曾花一段時日看劉仁航的《瑜珈學》，云「數日來，覺甚益予心焉。」⁸⁰ 而《八大人覺經》、《金剛經》、《六祖壇經》等佛經讀誦，也讓他獲得心靈的寧靜。

（四）政治知識與技藝之學：胡景翼為陝西革命黨出身，對近代政情演變與中國未來前途都相當關心，這從他閱讀寧楚禪的《留英政治譚》、章太炎的《國家論》及《東方雜誌》、《萬國公法要略》、《孫文學說》、小寺謙吉《大亞細亞主義》、黃郛《戰後之世界》等書可以看出。既是一名武人，他也相當重視身體的鍛鍊，選擇《少林秘笈》、《百戰奇略》、平江向達《拳術》等書，又從《湘軍志》、《軍事地理》、《權謀學》等相關書籍，汲取軍事戰略的經驗。

讀書之外，為調劑生活，他一方面利用空暇，重拾過去已有若干基礎，但荒疏許久的才藝；一方面則利用機會，學習新的技藝。茲分述如下：

（一）下棋及吹簫：拘囚之初胡景翼開始學圍棋和吹簫。原以為「粗莽成性」的他不太容易學會圍棋，學會後令胡欣喜，認為就如同拿破崙的字典無「難」字般，在他的字典也無「難」字。⁸¹ 此外，富平人以吹簫聞名，胡想起已故的張義安學吹簫的往事，為紀念張義安，胡開始勤奮學習吹簫。擬定日課時，在讀書之外，加上「休息以吹簫、下棋為樂」。當張筱衡誇他吹簫甚有進步時，胡甚為欣喜；獲得〈玉美情人〉和〈梳妝台〉兩首曲譜時，也立刻記在日記中。⁸²

（二）寫書法：胡景翼的書法早有根基，對於碑帖的優劣及名家書體風格都有自己的心得，認為黃仲唐的漢隸尚可取，與黃討論所購的《等慈寺碑》，兩人同認為此帖字體較宜婦女學習，胡乃將之送給盧氏，要夫人於「讀書之暇，日日臨池，加之以揣摩，繼之以精思」，如果「善習之」，或能「三年有成」。⁸³ 摹《禮器碑》後，他要金幼庵評析，金指出其「參用鄧（石如）法」

⁷⁹ 《胡景翼日記》，頁 280-281，1920 年 4 月 30 日、5 月 1 日。

⁸⁰ 《胡景翼日記》，頁 171-188，1919 年 6 月 22-27 日。

⁸¹ 《胡景翼日記》，頁 16，1918 年 10 月 17 日。

⁸² 《胡景翼日記》，頁 29、32、41，1918 年 10 月 25、28 日、11 月 5 日。

⁸³ 《胡景翼日記》，頁 267，1920 年 3 月 22 日。

及「落筆太隨便」的缺失，胡聽後不禁佩服金「談人字之毛病，多中肯綮」。⁸⁴當友人告訴他近日寫《多寶塔》時，頗有習字經驗的他即勸他們改寫《顏廟碑》，較容易進步。⁸⁵求其寫書法的人愈來愈多，常為人書寫條幅、碑記或書跋，單以民國8年9月12日為例，先為王亮甫寫文天祥〈正氣歌〉，加上贅語表示為其寫字的因緣。其後又為山西人衛華軒書小幅，以明代關中大儒呂柟的道德言行勉之。⁸⁶

拘囚不久胡景翼開始練習小楷字，11月19日請賀箴甫寫仿格字，開始臨摹篆體。在勤寫書法之餘，逐漸體認練字的諸多好處，如練字「不一定求其佳，但以靜予心耳」，練字同時也頗有助於讀書，所以在寫《孫子》十三篇時，他覺得文中許多話「均古今同利害而千古不磨，予多能細解」，而有「孫子真兵家哉」的讚嘆。至12月1日他檢討習字成效，表示「筆力仍未見進步，可愧也焉，藝亦不能造極，無怪予年餘以來，擾民外無所成焉」。⁸⁷其後也不時記下如「寫小篆一頁」，「今日因墨好，寫字甚好」，「字沒寫好，因墨膠大故也」等等，都顯示對練習書法一事，督己甚嚴。⁸⁸臨摹苦練的結果，其大小字書法的精進自是意料中事。

（三）練拳：胡景翼自幼習拳，師承陝西三原著名拳師高鶴子，拳術十分精湛。⁸⁹西安拘囚期間，一些老友如韓慶綬、姚振乾等人都會與他一起「論拳」，又因陳樹藩預備在模範營教拳，知道胡拳術高明，卻批評他拳法過於「規矩」，激發胡重拾學拳的興趣。

民國8年3月13日胡景翼向宋廷錫提出教拳的請求，習拳、演拳自此也成為他例行的功課。⁹⁰學習新拳法，他偶而在日記中詳細寫下各式的順序名

⁸⁴ 《胡景翼日記》，頁279，1920年4月29日。

⁸⁵ 《胡景翼日記》，頁109、267，1919年2月7日、1920年1月22日。

⁸⁶ 《胡景翼日記》，頁227，1919年9月12日。

⁸⁷ 《胡景翼日記》，頁56、68、189，1918年11月19日、12月1日，1919年6月23日。

⁸⁸ 《胡景翼日記》，頁56、68、73，1918年11月19日、12月1、8、10日。

⁸⁹ 胡景翼在請宋廷錫教拳時提到宋教的拳法均高鶴子的拳法，而他「當年曾習會而遺忘，今日重習之」。見《胡景翼日記》，頁126，1919年3月13日；〈胡景翼軼事〉，《西北革命史徵稿》，下卷，頁63。

⁹⁰ 《胡景翼日記》，頁111、126，1919年2月8、13日。

稱，如吳生奇教的四究拳 21 排或馮超如指點的熟拳五式 42 步，作為提示。學後會一再自行演練到熟練的地步，學會如少林八步拳、九門拳、大紅拳等拳法。其後又繼續向馬弁吳生奇拜師學存陽棍、四究拳，向楊清杰學氣功、睡功，向馮超如學通背拳，向黃朝宗習春秋刀等等。⁹¹

陳樹藩部有人自恃拳術高超，向胡景翼挑戰，兩人對打的結果，胡「一斬而破其門戶，一掌而撲其人仰跌床上，床即壞。彼又云能避，彼避未及，故及於難。予更以反背腿踢之，彼幾致死。」但他認為學拳的目的在強國強種，如果同胞自殘，只可謂造孽。⁹² 對於練拳的意義有十分正確的認知。

（四）打麻雀：督署賭博風氣甚盛，胡景翼也常和人打牌，民國 7 年 11 月 7 日的日記寫道：「予前幾日打牌輸一百數十元，今日打，又輸銀十餘兩，予以後不再打，非有愛於錢，蓋打牌多失德也。」即使有所警惕，但似乎仍熱中於此，所以次日又記：「今日又犯牌戒，以後當切戒之。」⁹³ 民國 8 年 2 月 6 日，他又提到和人打麻雀本來多輸錢，當天卻贏了一兩，如果能多下些注，應該可以贏更多，可是也立即反省道：「此貪心也，萬不可長，不讀而打麻雀，又欲多贏，此安而忘危之心也，欲不可長，予發深省焉。」⁹⁴

（五）書寫詩文、日記及信函：因胡景翼文章及書法均佳，乃有許多壽屏、冊頁等應酬之作，他亦努力於題跋及詩文的創作，寫完後與人切磋或請人修改，例如民國 8 年 7 月 10 日他完成硯銘一則，督署的李百川為他修改部分文句，並給他「銘物之文以古奧簡練為合格，須言簡意賅，語意雙關」的建議。⁹⁵

多次嘗試寫詩，例如民國 7 年 12 月 22 日因目睹下雪景象，作成〈咏雪〉及〈樓居咏雪〉兩首七言詩，過了兩天，因讀陶詩覺其中佳句頗多，也試仿其詩風，著作一首〈感時七古〉的詩，描述民初各地不靖、人民困苦的情形，

⁹¹ 《胡景翼日記》，頁 138、142、171、174，1919 年 3 月 29 日、4 月 4 日、5 月 21、30 日，6 月 10 日。

⁹² 《胡景翼日記》，頁 201-202，1919 年 7 月 13 日。

⁹³ 《胡景翼日記》，頁 43、44，1918 年 11 月 7、8 日。

⁹⁴ 《胡景翼日記》，頁 109，1919 年 2 月 6 日。

⁹⁵ 《胡景翼日記》，頁 199，1919 年 7 月 10 日。

寫完後，請吳滄洲修改。在讀書之暇，也曾以所記得的三百篇舊句，集四言詩一首，敘述他故市事件的遭遇。⁹⁶ 8年因日人佐佐木彌市由奉天寄來吳服一領，胡也擬答詩一首：「故人萬里贈綈袍，情義敢云比天高，他時東瀛相見日，願君贈我日本刀」。⁹⁷ 在詩文的寫作中，獲得許多樂趣。

前已述及，胡景翼在省城拘囚兩年的日記尚稱完整而詳細，除了記載讀書心得或從報紙及與熟人聊天所獲知的時事消息外，也很用心的記下他在督署所見所聞及他對時局觀察的評論及感喟。寫信是胡此時與外界聯繫的途徑，經常寫信給其第四路的子弟兵，有時也寫信給陳樹藩部下一些將領。他曾提到為回信毛昌杰，「共五百餘字，數日前已擬就，今日始騰出，寫畢後如釋重負焉」，執以師禮甚恭，⁹⁸ 對書信的重視與用心，由此可見。

綜上所述，胡景翼在靖國軍戰事倥傯之時淪入敵手，除有性命不保之虞外，其境遇之難堪可想而知。幸以其長期為陝奮鬥的熱情及訓練有一支精良的軍隊，讓陳樹藩因看重而未殺之，雖拘囚，仍給予其不差的待遇，自由讀書、閱報或與督署友人縱談時事，還可以透過信函或友人居間聯繫，熟知舊部動向並相互鼓舞打氣。更難得的是身處逆境，卻能定下心來，熟讀各種書刊、練拳或學習技藝。因為拘囚，他被迫遠離過去的戎馬生涯，意外的悠閒度日，以涉獵群籍打發時間，以儒家哲學沈澱自己心靈。拘囚雖為形體的禁錮，但能以儒家哲學沈澱心靈，以聖賢英雄自勉，乃能度過劫難。胡的友人曾調侃他：「你每日將半截衫子、褲子身上穿，東北角裡仰面朝天把書觀，看著涇陽和三原！」⁹⁹ 雖有失去自由的無奈，卻有著隨遇而安的豁達。

拘囚期間，胡景翼在日記中記下許多閱讀心得與對過去及當時政局的思考及反省，顯示出在學問知識、道德修養及生活技能等各方面都有突破的進境。所以當陳樹藩看到他的〈詠雪〉一詩，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時，胡自負的表示：「淺視予矣，予用兵外，金石刻畫多能為之，且優為之。蓋不欲徒以戎馬勞頓畢此生也。」¹⁰⁰ 顯然對這一段不平凡的意外經歷，有著更多的自豪之

⁹⁶ 《胡景翼日記》，頁79、81、104，1918年12月22、24日，1919年1月31日。

⁹⁷ 《胡景翼日記》，頁217，1919年8月27日。

⁹⁸ 《胡景翼日記》，頁282，1920年5月5日。

⁹⁹ 《胡景翼日記》，頁190，1919年6月26日。

¹⁰⁰ 《胡景翼日記》，頁82，1918年12月25日。

情。

肆、解決陝局的主張與獲釋

西安拘囚的意外，胡景翼被迫以讀書自娛，但他熱切投入其中，在讀書之餘，也始終不忘關懷陝局。在與陳樹藩的互動中，讓原本對胡疑懼有加的陳逐漸了解他結束陝戰的主張，是希望減少陝民的苦難，對他的敵意有減少的趨勢。但他始終堅持不以投降換取獲釋之機，與陳維持敵我分際，卻願意立於敵我之間，為解決陝局紛擾提出良策，終至全然卸除陳對他的敵意，而開啟了獲釋的契機。

一、與陳樹藩的分歧

西安拘囚期間胡景翼安於拘囚身分，一面積極閱讀古今中外典籍，如有餘暇，還勤練打拳、書法、吹簫、下棋等技藝，知識學養俱有長足進步，迅速彌補過去征戰生涯中學問停滯的缺憾；一面獲得陳樹藩部下的良好友誼，在論學論人論時政中，與以前在靖國軍時的戎馬生涯相較，思想觀點的大幅改變不言而喻，與陳樹藩之間除了偶爾一些摩擦外，也維持穩定的互動，生活大抵平靜而充實。

從日記敘述的拘囚生活看來，胡景翼似乎樂在其中，但是當有人就他的拘囚情形賦詩，詩中云「可惜蓋世英雄氣，收藏元龍百尺樓」，胡的反應是「赧顏久之，覺此恥誠難忘也」。另外對於「自入固市後，宏模、襄初（李天佐）、綰卿（韓慶綏）勸予收拾，從之，遂至襄初死，勿幕、宏模內不自安，綰卿趨避如婦女，予幽囚受辱」的難堪也屢表遺憾，顯示不經意之間仍有著被拘囚的恥辱與無奈。歸納他與陳樹藩之間存在的分歧有三：

（一）爭取胡景翼投降問題：儘管入西安之前，胡已表示堅不投降，陳樹藩仍不殺他而繼續予以拘囚，主要目的有二：一是認為在他的籠絡及督署人員離間靖國軍言論的左右下，胡終有投降的一天；二是繼續囚胡，在拘囚

之中將他的雄心壯志消磨殆盡，終至斷絕其與靖國軍之間的關係。

前者例如不斷進行勸他投降的試探，或以各種胡景翼已投降陳樹藩的傳聞進行逼降，所以有人勸胡：此為混亂的過渡時代，大可不必一意為靖國軍犧牲；也有傳說胡將任陳的參謀、漢南鎮守使、全省警備司令或旅長等職，另外，北洋派的馬福祥亦密電北京，說胡「才可大用」，保胡為將；而蘇督李純也電京推薦他為官；即如段祺瑞也有「著送予（胡）入京，以羈縻之，並著即收復予部伍」之意。¹⁰¹

後者以讀書為例，利用拘囚時間重拾書本，固然是胡景翼感於固市事件處理失當，讓他有學識與修養的不足的痛切反省，陳及督署人員則順水推舟，給予最大的鼓勵，幫忙借書、買書，安排老師之外，陳樹藩、吳滄洲及省議長南右嵩等人也都勉勵他好好的讀書、甚至作《易經》傳世等。

關於作《易經》，胡景翼謙虛地表示其學識尚淺，欲成此書規世，以乎有其困難，對讀書則欣然接受，認為「其意至善也」，也「感謝督軍玉成之至意」。¹⁰² 但針對陳的勸降行動，因為「若見諸事實，比殺予更毒也」，胡極力迴避。然而假如「督軍如能改變方針，翕然向善，毋論何職何事，予均盡力，以贖前反對督軍前愆。若仍舊貫，予雖不敏，死弗敢為也」。¹⁰³

當陳樹藩仍堅持不願改變其治陝方針時，胡景翼自忖雖已無法再為靖國軍效命，然而最起碼他的不投降，可以維繫靖國軍存在於不墜。因此他堅定拒絕陳樹藩的各項招撫，對於任何關於他投降的不實消息都立刻加以澄清。例如民國 7 年 10 月 14 日，上海的報紙登載「胡允投誠，並願擊匪，以贖前愆」的消息，胡立即強硬的回應：

予並無投誠意，又未言擊匪贖愆事。予意予本無愆，何云贖？予今日若投誠，前日即不起靖國軍。予本不愜意於匪，然覺有更甚於匪者。事之不成，此乃天也，安能以此而喪吾德乎！¹⁰⁴

¹⁰¹ 《胡景翼日記》，頁 43、49、139，1918 年 11 月 6、13 日、1919 年 3 月 30 日。

¹⁰² 《胡景翼日記》，頁 74、75，1918 年 12 月 11、13 日。

¹⁰³ 《胡景翼日記》，頁 43、58，1918 年 11 月 6、21 日。

¹⁰⁴ 《胡景翼日記》，頁 13，1918 年 10 月 14 日。

態度可謂相當明確。以致終西安拘囚，陳樹藩對他的招降計畫終究無法得逞。

（二）解決靖國軍問題：擔任靖國軍總指揮和第四路司令，胡景翼一直都以「河北諸軍不能統一，深以為憂」；也屢屢批評郭堅、高峻、樊鍾秀等路為土匪革命，而有「土匪革命使國家和百姓受禍非常，猶不如炸彈革命之為愈也」之嘆；對總司令無法約束各路也非常不滿。¹⁰⁵ 但是為了大局，「靖國軍尤當以國家為重，若有爭權利，各方共棄之，尤宜協衷共濟，勿忘舊人」，各路靖國軍停止內鬥，聽令於總司令成為最基本的要求。所以當民國 8 年 6 月中，胡的至交友人武鈞私下前來西安進行援胡活動，于右任知道後嚴厲質問岳維峻，命岳維峻靜候政府和議處置，不可妄動，胡景翼也立刻寫信給岳維峻，要岳「即著同右任商量，設良方解決陝事，勿為曖昧之事」。¹⁰⁶

陳樹藩始終希望討平靖國軍，俘獲胡景翼後，他準備利用井勿幕收束第四路，卻因井的投入靖國軍，而功敗垂成，此後，他對靖國軍策略大抵是對郭堅等路主剿，對胡的第四路主撫。但是與靖國軍的敵對，造成陝西興平、荊姚、乾州、興安等地遍地烽火，戰爭的損耗，加給人民沈重的負擔，胡曾多次提到省城銀根吃緊，物價騰貴的情形，顯示陝西已經瀕臨民窮財盡。主撫最主要目標為向來與陳關係良好、駐守涇陽第四路田玉潔部，陳、田之間經常互通聲氣，聯絡頻繁，讓胡景翼倍感疑慮，而在靖國軍內部田玉潔也頻受爭議，胡曾為此向陳樹藩抗議道：「督軍欲撫河北諸人，而置翼於高樓之中，行動不自由，則群疑滿腹，妄作猜度，是以距撫愈遠。」¹⁰⁷ 換言之，仍以釋胡作為雙方談判的條件，陳樹藩的誠意令人懷疑，而談判的結果必然於靖國軍不利。

在靖國軍的討陳戰役中，胡景翼仍然希望靖國軍獲勝，如武功大王莊之役，靖國軍董振武、馮毓東及楊虎城與許蘭洲援陝奉軍作戰，奉軍失槍數十枝，攻擊二三日，以為靖國軍已退走，才剛至有效射界，忽然排槍四起，奉軍死傷至百餘人。當陳部告訴胡此役靖國軍的表現讓「有軍事知識者皆服其沈著，調各省軍隊皆弗及」，連許蘭洲都佩服靖國軍「多軍事知識，野戰工作

¹⁰⁵ 《胡景翼日記》，頁 290，1918 年 11 月 10 日、1920 年 6 月 3 日。

¹⁰⁶ 《胡景翼日記》，頁 187，1919 年 6 月 20 日。

¹⁰⁷ 《胡景翼日記》，頁 58，1918 年 11 月 21 日。

甚佳，剿時甚為棘手」，頗讓胡對靖國軍表現引以為傲。¹⁰⁸ 聞知岳維峻和劉世璣在荊姚戰役相持，胡表示：「予遙祝西峰（岳維峻）得勝而戰禍早停，若劉勝而督軍之貪得正無厭也。」¹⁰⁹

在各路靖國軍中，胡景翼希望第四路能成為靖國軍的中流砥柱，不論在軍紀整飭或轄區治理都能作為其他各路靖國軍的表率。無時無刻關心所部的任何動態，有人告訴他富平的軍隊近日軍紀不好，有勒贖之事，他立刻寫信給岳維峻、田玉潔及馮毓東等人，云：「著整頓軍紀，以保全地方百姓及自己名譽為前提。世事再亂，而吾心不亂，猶有治之一日。寧失敗，不擾民，不發財，不使良心、名譽虧損，為第一要義。」¹¹⁰

民國9年4月25日，陳樹藩得悉岳維峻在同官攻打田玉潔部，盧占魁和葉荃已經準備撤退離，因靖國軍走向分崩離析而欣喜萬分，立刻來告訴胡景翼，真正的意圖是打擊胡對靖國軍的信心，胡雖內心震撼，仍然立刻寫信告誡岳維峻等人：「毋論曲直在誰，各停止退勿戰可也。勿以田玉潔之動作不能協同，各有苦衷，非違法也。」¹¹¹ 因得到岳維峻「伊絕不以權利之爭而傷朋友道德之義氣」的保證，胡才釋然。

綜上所述，胡景翼、陳樹藩兩人對於陝亂的解決可謂各有主張，亦各有其堅持，彼此想法南轅北轍，因對靖國軍的處置沒有交集，雙方對於釋胡一事也難有任何的進展。

（三）南北和議問題：民國7年10月徐世昌就任大總統，準備啟動南北議和的消息，令胡景翼興奮。但是首先頒布和平命令，劃定陝西為剿匪區域，又派許蘭洲、張錫元兩軍準備援陝，北京政府的議和誠意令人懷疑。

陝西列屬剿匪區域，陳樹藩乃獲有正當名目向中央要求援軍，主戰的皖系段祺瑞開始向鄰省晉、鄂、甘、豫徵調大軍。於是除了劉鎮華的鎮嵩軍之外，又有更多的援軍入陝。以鄰省的山西為例，民國8年1月6日，北京政

¹⁰⁸ 《胡景翼日記》，頁109，1919年2月4日。

¹⁰⁹ 《胡景翼日記》，頁117，1919年2月21日。

¹¹⁰ 《胡景翼日記》，頁24，1918年10月21日。

¹¹¹ 《胡景翼日記》，頁278-279，1920年4月27日。

府派侍衛武官蕭廣傳帶來「陝西北部剿匪計畫書」，列出晉省出兵配合陝軍進攻路線。¹¹² 但最引人側目的是中央和平令已經頒布，但北京政府仍准第四旅張錫元及奉軍許蘭洲入關，尤其盛傳許蘭洲將出任陝督，胡景翼對此相當氣憤且不安，批評道：「予恐和平難期，予意陝西決不可予人，非特此次南北關係，許蘭洲一為陝督，則秦、隴、豫、魯皆為復辟派，吾恐閻錫山亦站不住，非特國體不可保，而因累次戰鬥之消耗，國家亦不可保矣。」¹¹³

民國 8 年的南北和議阻力雖多，但胡景翼認為雙方均須誠心相對。凡是「逞欲而使百姓長罹兵禍，或因一隅而牽動全局」者，則列為全國的公敵。¹¹⁴ 他曾和陳部吳滄洲討論陝西停戰問題，胡表示：「陝西非撫不可，主剿決不能。」但吳認為以陳樹藩的剛愎個性，難有所成。果然陳的態度強硬，聲明決以武力解決事，甚至表示如果一定要議和，「除非將伊解職」。2 月胡聽聞陳部的劉世瓏旅正在荊姚猛攻靖國軍，胡景翼只得嘆息：「南北媾和，而吾省戰禍獨熾，仍自殘同胞，以求一逞，當道果何居心耶！」除了責備陳樹藩及段祺瑞外，也嚴譴曾同樣隸屬革命黨，且為胡長官的劉世瓏「在南北停戰之時，而一意盲從，妄施攻擊，塗炭生靈」。¹¹⁵

因陳樹藩始終反對和議，陝西戰火未歇，胡景翼認為陝省僻處西北，希望能藉由中央大員來陝，在兩者間進行調解或充當第三者予以監視。¹¹⁶ 當時中央先後派田書年及張瑞璣來陝進行宣慰和劃界，首先是民國 7 年 12 月 2 日田書年來陝宣慰，陳樹藩極力招待，先饋贈貴重禮物，又舉行盛宴招待，宴席間陳樹藩「有醉意，言語之間甚為聲張」，後來又在易俗社請其看戲，¹¹⁷ 這樣的宣慰大員，看在胡的眼裡，只有讓陳樹藩更加有恃無恐而已。

¹¹² 「田應璜電閻錫山謁總統談陝事詳情及總統之答覆」(1918 年 10 月 15 日)、「參陸辦公處函閻錫山派蕭廣傳攜帶陝西北部剿匪計畫書赴晉」(1919 年 1 月 6 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4 冊，頁 396、437-438。

¹¹³ 根據《閻錫山檔案》，傳聞許蘭洲「暗邀文武多人，欲取陳督而代之」。「田應璜電閻錫山關於張作霖任許蘭洲率三旅援陝等事」，《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4 冊，頁 406；《胡景翼日記》，頁 41，1918 年 11 月 2 日。

¹¹⁴ 《胡景翼日記》，頁 104，1919 年 1 月 27 日。

¹¹⁵ 《胡景翼日記》，頁 42、103、110、112，1918 年 11 月 6 日、12 月 2 日，1919 年 1 月 26 日、2 月 8、12 日。

¹¹⁶ 《胡景翼日記》，頁 113，1919 年 2 月 14 日。

¹¹⁷ 《胡景翼日記》，頁 68-72，1919 年 2 月 2-7 日。

南北議和代表決定先派代表入陝劃界，再定剿匪計畫，胡景翼認為劃界人選張瑞璣歷任晉、陝地方官，又富聲望，是南北均能接受的人選，對劃界也充滿期待。但是先發的中央代表余逸、宋聚吾等人來陝之後，整日忙著與陳樹藩應酬，也受陳款待，在易俗社看戲，胡認為在陳樹藩的左右下，「予知其決難主持公道」。隨後而來主持劃界的張瑞璣首先故意延遲行程，配合陳樹藩猛攻乾州的行動，又有受陳樹藩賄賂之傳聞，都引來靖國軍司令于右任強烈抗議，劃界亦告失敗。

南北和議的停頓令胡景翼大為失望，認為「對陝西，北方無誠意；在陝西方面論，陳（樹藩）、劉（鎮華）無誠意」，其結果導致陝局繼續混亂，只有為劉鎮華或許蘭洲製造機會，對陝局有害無益；而中國內部繼續分裂，則四邊告警，國勢險惡已極。¹¹⁸

總之，發動靖國軍討陳戰役，胡景翼開始與陳樹藩正式決裂，卻因故市事件中落入陳的手中，雖然係因「有所為」而答允陳樹藩的西安之行，然而一連串措手不及的變化，導致陷入囚徒命運。胡對原先的目標並未絕望，但陳樹藩卻以勝利者姿態對待他，欲利用他迫靖國軍瓦解，以結束陝亂。兩人之間呈現上述的巨大分歧，當胡仍堅持其主張時，以其在靖國軍的龐大影響力，期待獲釋的時機顯然還未來臨。

二、解決陝局的建言

參加過辛亥陝西起義，胡景翼對民國成立以來政治亂象頗為不滿，對陳樹藩以一革命黨出身的將領，卻倚恃北洋軍閥，以致掀起靖國軍戰事的動亂無法忍受。反陳勢力蜂起之際，陳始終缺乏反省，因急於消滅靖國軍，甚至引入援陝客軍，使陝省淪為一個大戰場，陝人飽受其害。因此停止戰禍，安定陝局已成當務之急，囚徒中他一直未曾忘記當初西安之行的初衷——勸陳樹藩與北洋軍閥劃清界限，停止靖國軍戰事，致力於陝西的建設。

抵西安不久，10月4日胡景翼在與陳樹藩談話之時，表達了以「陝西有

¹¹⁸ 《胡景翼日記》，頁132、138，1919年3月22、29日。

為之地及有用之人，而不能肅清中原，不免助亂，實為可惜」的心聲。¹¹⁹ 他認為陝西在北方省份的革命發展上原本舉足輕重，但是從陸建章以來的陝督都只能倚附北洋，不僅無法穩定內部，反而助長北洋亂局。過去他領導靖國軍掀起護法討陳運動，乃出於深切體認「出陝西地盤，北方無民黨立足地」的危機感，¹²⁰ 殷切期望陝西能保有革命火種，進而影響西北，聯合東南，有助於中國的局勢的穩定。

當陳樹藩還未改變其北洋派立場，亦不願停止靖國軍戰事，胡景翼認為靖國軍必須加強戰力，維持抗陳局面，才有扭轉陝局的可能。當此南北議和聲浪高漲之際，靖國軍最佳策略是：「目下最宜駐紮原防，整頓隊伍，以保民為宗旨。吾知當此驚惶之時，省中諸物昂貴，必有相率而逃三原者。則有土有財，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¹²¹ 易言之，靖國軍整頓內部、勵精圖治，才能制止陳樹藩的窮兵黷武，陝局也才能步入安定。

靖國軍整飭內部後，對陝西當局必形成強大壓力，此時可以「與督軍來函，勸其宣布獨立」。從陳這一方看，胡景翼認為陳的第一步應先主和，此時尚可利用北京政府還不知道的時機，從北京政府多得子彈及補給，待準備充分後，宣告脫離北京政府，因「督軍與北洋固非道義」，「北京政府始固弗置深信」，得以準備就緒，投入南方，完成陝局統一，更能影響四川劉存厚及甘肅張廣建，使「陝、甘聯合之勢成矣，然後東出潼關，直趨鄭汴，解決大局，舉足為全國輕重」。¹²²

民國 7 年 10 月間唐繼堯、熊克武等組織滇黔川靖國聯軍聲援陝西靖國軍，進入陝南後，攻勢凌厲，胡景翼聽說聯軍已占領寶雞，該地防軍聞風驚避，認為機會來臨，就寫信給岳維峻，「著商之於于（右任）總司令、聯軍司令，勸陳（樹藩）、劉（存厚）宣布獨立，萬勿各走極端，以致西北不能統一，百姓徒遭塗炭」。¹²³ 24 日，又分別寫信給陳部的韓慶綬和劉世瓏，要他們「維持地方，以民生為念，以國法為重」，最重要的是「勸督軍及早與南方一致

¹¹⁹ 《胡景翼日記》，頁 4，1918 年 10 月 4 日。

¹²⁰ 《胡景翼日記》，頁 55，1918 年 11 月 19、20 日。

¹²¹ 《胡景翼日記》，頁 22，1918 年 10 月 20 日。

¹²² 《胡景翼日記》，頁 22-23，1918 年 10 月 20 日。

¹²³ 《胡景翼日記》，頁 26-27，1918 年 10 月 23 日。

也」。¹²⁴ 11月2日，恰巧陳樹藩派參謀長瞿壽禔到北京參加軍事會議，胡認為參加北洋派的軍事傾軋有害無益，此時實為與北洋派攤牌的絕佳時機，建議不去參加，反應趁此時「急籌解決陝事，以救西北危局，以解百姓倒懸」，他誠心默禱「督軍之變計，有利於西北不少也」。¹²⁵

靖國聯軍入陝之初勢如破竹，但不久即攻勢受阻，又傳出紀律不佳的消息，而讓胡景翼更為擔心的是許蘭洲已決定入關，胡憂慮「陳督軍引狼入室」，許蘭洲入陝已成陝局存亡的關鍵及中國治亂之樞紐，為了陝局及大局設想，勸陳加入南方已刻不容緩。對陳了解甚深的胡很清楚「督軍言語之間多剛愎」，很難勸服，但為了陝西前途，他仍決定對陳樹藩犯顏直諫，11月21日去見陳，雖然當時對陳勸了很多，然而似乎並沒獲致回應。

隨後胡決定把自己對陝局的憂慮與建議一併再向陳樹藩作清楚的陳述，所以次日又寫信給陳樹藩，建議：

翼意將陝局內部整理好，電奏北京政府，止許（蘭洲）軍入關。然後督軍內自修省，開誠布公，任用好人，清理財政，整頓學校，調查吏治，興辦團練，則失之東隅，猶可收之桑榆。政局若有變動，則仍可執西北之牛耳，上中國之舞臺。否則引狼入室，智者弗為，權一旁落，呼喚不靈，至太阿倒持，則督軍雖有雄才，而不得展其大略。張將軍（鳳翔）覆轍猶在，馬跡可尋，此人不能不深長顧慮者。即如督軍所言許本無才，然窘賊於臥室之中，終不如拒之於大門之外為得計也。¹²⁶

他再三提醒陳樹藩，如「仍復恃強剛愎，欲自己坐守省城，使客軍臨敵，此萬不能之事」。希望陳能看在他為陝局前途苦心設想的份上，考慮他的意見，當機立斷，採取對陝省最有利之計策。胡甚至向陳樹藩允諾，倘若陳能接納他休兵息民的意見，「翼當竭力服從督軍，招撫掃除，則猶前年之忠勤」，或者等事平後，遠離政局一陣子，先求學數年，以便日後能正式為國效命。

信寄出後，22日胡景翼就接到郭堅降將李棟才擊斃井勿幕，將井的頭顱

¹²⁴ 《胡景翼日記》，頁27-28，1918年10月24日。

¹²⁵ 《胡景翼日記》，頁28、38、43，1919年10月24日、11月2、6、7日。

¹²⁶ 《胡景翼日記》，頁47、58，1918年11月10、21日。

解交陳樹藩的惡耗。23 日晚，陳樹藩找胡去，向胡表示：「棟才殺勿幕甚是。」胡也立刻知道他對陳的衷心勸導，顯然白費心血。陳向他說：「主意若定，即我老子說話我亦不聽！」¹²⁷ 胡了解以「督軍剛愎，故難有成也」，此種反應不足為奇，但經他連日仔細觀察，意外地發現陳「因予信，似乎有動於中」。¹²⁸ 意謂陳或許仍無法接受胡的勸告，但似乎對胡熱切希望改善陝局有些動容。

南北議和期間，南方代表提出陝西易督的條件，民國 8 年 3 月李根源有入陝之說，胡景翼肯定「李為人多謀善戰，又常以國家為前提，陝人多歡迎」，卻又看到報載陳樹藩鼓動陝省軍官全體致總統電，反對李根源來陝，對陳使部下作違法舉動，責陳「反對殊不當」，將來或有「教猱升木、養虎自衛」的不良效應。¹²⁹ 除了南方有更換陳樹藩的主張外，許蘭洲督陝傳聞尤令胡擔憂，5 月 16 日趁著友人來訪之機，胡囑友人秘密致書南方議和代表李述膺：「陝西，李印泉（根源）不能來；于右任不能如願，則勿去陳伯生（樹藩），而為許（蘭洲）先驅焉，蓋陳猶可好，而許則終無望也。」¹³⁰

事實上，胡景翼始終覺得援陝各軍都各懷私心，軍紀又敗壞至極，對陝有害無益。如認為劉鎮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以劉「八面玲瓏」的個性，對陳樹藩威脅亦不在許蘭洲之下。此外，鎮嵩軍搶掠財物、強姦民女、勇於私鬥消息不絕於耳，胡因此感嘆：「軍人之職在衛國保民，該軍如此無紀律，對於百姓既蹂躪不堪，若謂其能盡力疆場，吾不信也。」¹³¹ 許蘭洲的奉軍也傳出購物時因百姓索費，竟放槍恐嚇，被胡批評為「不如郭（堅）、樊（鍾秀），甚於盜賊」。¹³² 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許蘭洲為了陝督之位，不但收編郭堅、樊鍾秀兩路靖國軍，更花錢收買陳部的陝軍，致陝軍各部逃兵不斷，讓陳樹藩也莫可奈何。¹³³

¹²⁷ 〈井勿幕〉，《西北革命史徵稿》，卷中，頁 6-7；馬凌甫，〈陝西靖國軍第一路概況〉，《陝西靖國軍》，頁 240-241；《胡景翼日記》，頁 60-63，1919 年 11 月 21、24 日。

¹²⁸ 《胡景翼日記》，頁 64，1918 年 11 月 25 日。

¹²⁹ 《胡景翼日記》，頁 129-130，1919 年 3 月 16-17 日。

¹³⁰ 《胡景翼日記》，頁 169，1919 年 5 月 16 日。

¹³¹ 《胡景翼日記》，頁 27、180，1918 年 10 月 23 日、1919 年 6 月 7 日。

¹³² 《胡景翼日記》，頁 125、288，1919 年 3 月 11 日、1920 年 5 月 25 日。

¹³³ 李振民，《陝西通史·民國卷》，頁 64；「張培梅電閻錫山報告陝西軍情」（1919

至民國9年4月，奉軍有奉令東調的消息，陳樹藩頗表得意，但胡景翼卻聽說開拔途中奉軍將「財產洗刷一空，將民牛馬牽去，勒令取贖。銅制錢多少不要，若以銀洋來則喜」，又傳出奉軍欲駐兵潼關、朝邑、同州、華陰等地，24日爆發與接防鎮嵩軍之間的許劉衝突。¹³⁴ 接著又發生奉軍在赤水無故殺死三名陝軍士兵的事件，胡認為陳樹藩應為這三人報仇，其辦法是「先將許劉衝突情狀宣布全國，又將攔路搶劫及殘殺告之，則天下必動公忿，以明曲不在我。對許蘭洲厚幣卑辭以驕之，暗中集合隊伍，激我士氣，得有微隙，以襲擊之。張作霖鞭長莫及，何懼乎！」他認為採取這些行動的話，「大之為國家除隱憂，次之則使奸謀者知我之難動，而地位可以固矣」。¹³⁵

遣送客軍出境以外，陝境的和平則有賴陳樹藩與靖國軍雙方的努力，因此無論「督軍對河北有剿意，而河北各有過河意」，兩者均為不可」。¹³⁶ 首先胡景翼注意到當時靖國軍方面于鶴九所辦的《戰事日刊》，「以引導激感為天職」，認為有火上加油之嫌，希望于能有所節制，「勿徒事亂罵，徒滋擾亂」。¹³⁷

胡景翼認為自靖國軍起事以來，「官兵土匪無不劫掠害人」，軍紀不良明顯是陝西最大的問題。在西安他注意到許多陳部陝軍的缺失，如命令不行、訓練鬆懈、聚賭、吸食鴉片、販土聚斂等，因而常向陳樹藩提醒：「其心腹之患不在河北，在於自己無好官長，不能整頓兵而變亂無已時。」¹³⁸ 換言之，他認為陳不應浪費太多的時間精力對付靖國軍，反而應該以全付心力，積極整頓內部。民國7年11月30日，陳樹藩頒布誥誡軍人命令，要各軍「振刷精神，不准有嗜好及販土，及代人要帳；不收一匪，並汰去有根性之土匪軍官」，胡雖然認為陳樹藩在逐陸之役兩年後才有此覺悟，似稍嫌晚，否則當初

年4月9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4冊，頁507；馬凌甫，〈陝西靖國軍始末〉，頁190；《胡景翼日記》，頁196，1919年7月4日。

¹³⁴ 《胡景翼日記》，頁278、288，1920年4月27日、5月25日；「張培梅電閻錫山接獲陳樹藩急電三份云奉軍欲占潼關」（1920年4月21日）、「劉鎮華通電解釋駐陝奉軍與鎮嵩軍誤會衝突原委」（1920年4月25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4冊，頁553、554。

¹³⁵ 《胡景翼日記》，頁284-285，1920年5月17日。

¹³⁶ 《胡景翼日記》，頁7、43，1918年10月8日、11月7日。

¹³⁷ 《胡景翼日記》，頁24，1918年10月21日。

¹³⁸ 《胡景翼日記》，頁190，1919年6月25日。

「胡某不至於變，百姓亦不至遭殃，而督軍之位猶如磐石之固也」。但仍慶幸陳樹藩終於有此覺悟。¹³⁹

只可惜陳樹藩終未能痛下決心，整頓軍紀。所以胡景翼看到陳依然故我，購置槍械，全力對付靖國軍，卻在內部引發槍械爭奪，而相持不下。¹⁴⁰ 分配得到許多新槍的張藩，於民國 8 年 6 月 24 日在南山發生兩連軍隊兵變，連長被擊斃，新槍因而流落民間，反而禍害堪慮。¹⁴¹ 在戰爭持續聲中，陝軍士氣低落，所以鳳翔失守，魏進先逃跑；興平戰役，敵人還未到，守城之兵已先氣餒。¹⁴²

身為軍事將領，但胡景翼並未忽略軍事以外的建設，他最重視的是教育，民國 8 年學生愛國的五四運動令其雀躍，陝籍學生屈武在五四的優異表現，尤令胡嘉許，此後他更用心思考如何由教育著手，對陝省發揮更大的作用，甚至能救國家危亡於萬一，表示：「以後吾陝非實行強迫教育，不足以開民智，非崇神道不足以範圍民心。欲經營蒙古，非派學生習蒙語、遊蒙古不可，同時甘肅亦應注意，蓋經營西北初步也。此後吾當注重工業國之富強，非此不可，而兵為消耗的，一時難於整頓，而工業為生產的，尚易於著手也。」¹⁴³

由以上胡景翼關心陝局的建言，顯示拘囚期間胡不以本身不幸的遭遇為憂，反而隨時心繫中國分裂的情勢及混亂的陝局，南北政局的解決，或許只能期待英雄豪傑；但陝局的近身觀察，他總希望能以微薄之力，提出陝局解決之道，然而卻始終沒能獲得陳樹藩的採納，終將影響他獲釋後的政治抉擇。

三、獲釋經過

從西安拘囚開始，過去的朋友舊部不斷進行援胡行動，胡景翼本人也逐漸有尋求自身獲釋的念頭，但他態度審慎，始終不願強求獲釋或主動提出要

¹³⁹ 《胡景翼日記》，頁 67，1918 年 11 月 30 日。

¹⁴⁰ 各師旅爭奪槍械，分配的結果是張鴻遠、劉世瓏各 8 百枝，張藩、張金印各 4 百枝，張寶麟 5 百枝。見《胡景翼日記》，頁 50，1918 年 11 月 14 日。

¹⁴¹ 《胡景翼日記》，頁 43、189-190，1918 年 11 月 7 日、1919 年 6 月 25 日。

¹⁴² 《胡景翼日記》，頁 50，1918 年 11 月 13 日。

¹⁴³ 《胡景翼日記》，頁 193、259，1919 年 6 月 29 日、1920 年 1 月 20 日。

求，以免稍一不慎，落個投降之譏。

最初援胡最積極是武鈞，友人曾勸止之，武鈞回答：「笠僧與吾刎頸之交，生死存亡，乃人之常事，焉有平時如手足，一旦為正義臨患難，而坐視不援。」來到西安向陳表示欲陪胡景翼殉難，出乎預料陳樹藩非但讓他與胡相見，且厚給饋贈，企圖藉武鈞勸胡歸順，然終無所成。¹⁴⁴

民國 7 年 11 月底因井勿幕被殺，12 月 2 日岳維峻和田玉潔來函，除了表示已安置好井勿幕的喪葬事宜外，又向胡景翼表示希望以他們的家眷送省為條件，向陳樹藩提出換取胡回去剿匪要求。¹⁴⁵ 8 年 4 月來陝劃界的張瑞璣和第四旅旅長張錫元也允諾保胡出省。而岳維峻和田玉潔也再次致函陳樹藩，願把家眷送來西安，換取胡的自由。¹⁴⁶ 但都因陳樹藩仍有利用胡作為爭取第四路臣服的條件，而沒有結果。

3、4 月間田玉潔再度進行一次援胡行動，他和陳樹藩已商妥交換條件，不料引起于右任的注意，出面阻止。陳於是派姚振乾赴涇陽，會同張光奎共同調解于、田之爭。不久胡也覺察有異，證實陳樹藩有誘使田玉潔降服的陰謀，決心制止，乃打電話給田玉潔，提醒田應聽于右任指揮。¹⁴⁷ 田玉潔招認此舉只是為了要讓胡離開西安，胡因此嚴正答覆：「如插紅旗，予必不出，對不住世人，即將予等死了亦可。」雖然田強調：世事未平，百姓未安，在此等死不可，胡仍堅決表示：「死大是易事，然心中有事未完，死不能瞑目，故不死。」¹⁴⁸ 兩人為釋胡問題激烈爭論，釋胡計畫再度功敗垂成。

事實上陳樹藩一直未放棄利用胡景翼招撫第四路的計畫，民國 8 年 2 月 23、24 日連續兩天，陳樹藩連續來找胡景翼，準備招撫第四路，以收拾陝局。他向胡提議一道前往涇陽，勸說田玉潔及函岳維峻，然為胡所拒。乃決定派張光奎前往三原，以私人交情，勸說于右任不要干涉田玉潔的行動。3 月 1

¹⁴⁴ 周倚俠、焦天知、蘇家恩，〈武鈞生平簡介〉，《富平文史資料》，第 10 輯，頁 12。

¹⁴⁵ 《胡景翼日記》，頁 68，1918 年 12 月 2 日。

¹⁴⁶ 《胡景翼日記》，頁 145-146，1919 年 4 月 10、11 日。

¹⁴⁷ 「張培梅電閻錫山中央暫不准陳樹藩購彈」（1919 年 3 月 5 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4 冊，頁 488。

¹⁴⁸ 《胡景翼日記》，頁 144，1919 年 4 月 7 日。

日，陳又找胡，告以張光奎已抵涇陽，即將前往三原，且胡部的武鈞即將來到西安，但這些援胡行動，仍因于右任強烈反對，胡景翼也認為「勿為曖昧之事，徒丟人無益」，終無成果。¹⁴⁹

另外，由於南北和議膠著，加上靖國軍各路戰況不利，遂有各種合縱連橫情況出現。胡景翼也聽聞，反晉督閻錫山的晉南派人士張東生等人正在居間聯繫盧占魁的第六路。他們反常地與陳樹藩部頻繁往來，似乎正在進行什麼計謀，其間的關鍵人物應是以反閻著名的盧占魁參謀長弓富魁。雖然胡景翼並未深入瞭解，卻仍然疑惑道：「張東生猾奸不足責，海亭（弓富魁）果何為乎哉？」¹⁵⁰

直到 10 月 5 日，胡景翼注意到與張東生同一夥，曾任漢南道尹的張士秀也來到西安督署，請陳樹藩到湘子廟街看戲，因聽說湘子廟街「車馬填咽，人難通過，極一時之盛」，胡不解的質問道：「張於此時不以正輔督軍息陝亂，而專以娛樂遊，逢君之惡，予不取焉。」¹⁵¹ 又在 10 月 16 日目睹盧占魁派人送給陳樹藩青、黑馬各一匹，胡批評盧「惟利是視，未必誠於督軍，然聽宵小之言，不免奴言婢膝，亦可羞也」。¹⁵²

晉督閻錫山對宿敵續桐溪、弓富魁等人動向防範極嚴，5、6 月間即已注意到續桐溪來到三原，及張東生等人與第六路參謀弓富魁舉行秘密會議，有結合陝軍，利用陝省地盤攻晉的陰謀。¹⁵³ 這些晉南派人物認為胡景翼既拘囚西安，分化靖國軍有機可乘，乃以此遊說陳樹藩，準備雙方互牟其利。陳認為可行，乃派人到耀縣拉攏盧占魁，許以高官厚祿，補充人馬槍枝，盧也覺得胡既被困西安，他留在渭北沒有前途，不如趁機擴充實力，回山西發展，人地相宜，乃派副官孫樹聲充駐西安代表進行聯繫。但進行數月之久，卻仍

¹⁴⁹ 《胡景翼日記》，頁 119、123、187，1919 年 2 月 23 日、3 月 1 日、6 月 20 日。

¹⁵⁰ 弓富魁為山西崞縣人，辛亥革命時，與續桐溪參加山西起義之役，同為晉督閻錫山所排擠。此時任靖國軍第六路盧占魁部之參謀長。《胡景翼日記》，頁 124、126，1919 年 3 月 8、13 日。

¹⁵¹ 《胡景翼日記》，頁 235，1919 年 10 月 5 日。

¹⁵² 《胡景翼日記》，頁 237，1919 年 10 月 16 日。

¹⁵³ 「張培梅電閻錫山報告陝西軍情」（8 年 5 月 27 日）、「張培梅電閻錫山報告續桐溪弓富魁等意圖擾晉已飭嚴慎稽查」（8 年 8 月 13 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4 冊，頁 522、529。

沒有結果，孫樹聲又向陳樹藩獻策云：「如果要事情成功，只有找郭叔蕃來，而要他來，必須要到胡的親筆信。」民國 8 年 10 月 28 日陳樹藩要胡寫信給郭叔蕃，代為表達他的仰慕之意，並且提議請郭親來西安一趟。¹⁵⁴

郭叔蕃先已知悉西安和耀縣的聯繫，因同盧部兩支隊的司令張威與武耀威有很好的交情，曾親赴前防和他們商談，兩支隊長均表示不會背棄靖國軍，特別是他們和第四路有不錯的交情，也希望能促成胡獲釋回三原。郭接函後先回信向陳樹藩表示：胡為一「傑出人才，督軍尚不許其自由，叫伊何欲，不能不有疑問」。

11 月 8 日，陳樹藩再度要求胡招郭叔蕃來西安，在陳給予郭叔蕃自由的保證下，胡景翼乃以私人資格相見為由，懇求郭能來省一趟。同時陳樹藩也介紹盧占魁的代表孫樹聲等人，孫向胡表示：從胡入省後，盧占魁曾痛哭數次。盧會投靠陳樹藩，完全是因為胡的緣故，請胡同時寫信給盧占魁，「著投陳，以堅其志」，但對此，胡回絕道：「予絕不為也。」¹⁵⁵

郭叔蕃接到胡景翼的親筆函後，即和第四路軍需處長朱子敏及軍需主任杜蔭亭商妥進省，翌日以養病為由請假休養，於 11 月 7 日經由三原南關扮成商人模樣，秘密出發，抵達西安的次日見到胡，由他介紹陳樹藩。郭向陳樹藩表示，要想收拾河北靖國軍，僅僅吸收盧占魁並無多大意義，如要全部解決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讓胡回去收拾全局，他能保證其部絕對服從指揮，倒向陳這邊。郭的目的是希望陳考慮釋胡，可惜仍然沒有結果，郭反而因為靖國軍方面曹世英與張鈞向于右任詰問，引發風波，自此滯留西安九個多月。¹⁵⁶

在這期間直皖衝突愈演愈烈，直系의曹錕、吳佩孚及長江三督都主張殺段祺瑞的智囊朗徐樹錚，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陳樹藩為謀鞏固自己勢力，其策略有三：一是協助劉鎮華取得河南督軍之位；一是釋放胡景翼回到三原，結束陝西靖國軍的對立之局；三是調于右任為陝西省長。這些措施是希望他能維持陝督地位。陳將這個計畫密電在北京的黨仲昭，向段祺瑞陳述，段認

¹⁵⁴ 《胡景翼日記》，頁 239，1919 年 10 月 29 日。

¹⁵⁵ 《胡景翼日記》，頁 239、242，1919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8 日。

¹⁵⁶ 郭叔蕃，〈陳樹藩釋放胡笠僧的回憶〉，《陝西靖國軍》，頁 454；《胡景翼日記》，頁 250，1919 年 11 月 28 日。

為可行，黨即與陝籍眾議員楊銘源兼程回陝，準備依計進行。¹⁵⁷

胡景翼素來對於奉系張作霖觀感不佳，民國9年7月3日注意到張作霖入京調和時局，且主張挽留閣揆靳雲鵬的消息，又提到曹錕召開保定會議，席間吳佩孚主張：1.解散安福俱樂部；2.解散邊防軍；3.撤徐樹錚；4.撤換王揖唐，召集全國國民會議，澈底解決時局。惟徐世昌意在息事，而張作霖則認為「吳主張太激烈，不能盡用，又以吾國民氣正在澎漲時期，亦未可教孫升木也」。胡閱報到此，不禁拍案大叫：「賢哉吳子玉！」非常支持吳佩孚召開國民大會解決時局的提議，云：「古人雖云蓋棺論定，然此時之吳子玉，吾固以關、岳期之也。」¹⁵⁸ 對吳佩孚可謂推崇備至。

直皖戰爭前夕，張作霖已明顯偏向直系，曹、吳兩人氣勢高漲，胡景翼從黨仲昭獲知「孫段攜手」¹⁵⁹ 的消息，黨向胡提出由胡致函渭北靖國軍，要求「陝事由陝人自了」；至於于右任、張鈺、曹世英等人由陝方安置。並保證將來遣散軍隊時會公正處理，保證遵循遣散無械者，其餘有槍者留的原則。¹⁶⁰ 胡景翼早有收束陝局的意圖，但之前不願背負投降陳樹藩之名，如今孫段攜手，護法對象已失，也決心「收拾隊伍，剿匪安民」，雙方商定，打電話要田玉潔派人來省，15日靖國軍方面派朱子敏由三原來西安督署。

7月14日直皖戰爭爆發，陳樹藩因夙來擁段而自危，決定釋放胡景翼，欲藉以收束靖國軍，並提出陝人治陝，希望維持本身之權位。事前他派人去涇陽與田玉潔商妥，保證釋胡回三原，結束靖國軍局面。7月17日在郭叔蕃陪同下，胡景翼終於獲得自由，抵達田玉潔轄地的涇陽，18日抵三原，再轉回故鄉富平的莊裏鎮探親，立即獲推為靖國軍總指揮，27日回三原正式就

¹⁵⁷ 「張培梅電閻錫山陝人在京開同鄉會擬先剿土匪後逐奉軍及一切客軍」(1920年6月4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4冊，頁572；張丹屏、朱敘五、張桓宸、朱霞軒、何漢卿：〈陳樹藩潰敗逃川前後〉，《陝西靖國軍》，頁489。

¹⁵⁸ 《胡景翼日記》，頁291，1920年7月3日。

¹⁵⁹ 南北和議期間，南北雙方各有內部不同主張，在軍政府方面，陸榮廷與直系關係密切，但以孫中山為主的革命派認為和議如成，陸榮廷久占廣東，對革命也是不利的，期間汪兆銘高唱政治勢力不減論，以為段祺瑞的安福系具有實力，即應與之周旋，可以解決問題，乃有孫段聯合產生。見韓玉辰，〈政學會的政治活動〉，《文史資料精選》，第3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頁135。

¹⁶⁰ 《胡景翼日記》，頁294，1920年7月13日。

職，在東關胡家花園成立靖國軍總指揮署。¹⁶¹

陳樹藩釋放胡景翼時，是由楊銘源為胡擬通電稿，為避免多生枝節，以順利獲得脫身，胡沒多表意見，只在日記記下「不甚慊意」四字，顯示在兩年的囚徒之後，對陳樹藩已澈底失望，認為陳在陝治理多年，徒事購買槍械，擴張武力，殘民以逞，最終「余將另有謀也」。¹⁶² 重回靖國軍總指揮一職後，即由部下岳維峻通電代為澄清，云：

曩時胡立生司令被挾入省，拘囚三載，陳逆近以冰山既倒，變其故智，許以利權，志在保全生命財產，遂於 7 月 27 日送胡司令歸原。而我胡司令則堅持初衷，前之不為威懾者，今亦不為利誘，現擬秣馬厲兵，大張撻伐，誓師河上，作長驅直入之圖，直搗長安，為掃穴犁庭之計。乃邇聞報端，有竊名偽電，假陝人自決之譚言，以誣我胡司令者，並誣及全軍。……誠恐遠道傳聞失實，致淆觀聽，特此辯明，以釋群疑。¹⁶³

與此同時，胡景翼也親自發布一電，聲明困處省垣期間，對大局陝事並無任何表示，而脫險之後有兩項主張：1.贊成召集國民大會解決一切；2.陝事完全聽軍政府主持。其他所傳來電，全係偽造。¹⁶⁴

從兩電文的內容看來，重回靖國軍總指揮的胡景翼仍然樹立反北洋軍閥旗幟，重申與陳樹藩不同立場及支持南方的軍政府，但是接受直系軍閥吳佩孚主張的召開國民大會解決一切，卻是在為靖國軍的未來謀劃，準備以更開闊格局、更有彈性的作法帶著陝西靖國軍走出一條康莊大道。

¹⁶¹ 張鈞，〈回憶陝西靖國軍始末〉，《風雨漫漫四十年》，頁 207；〈陝西靖國軍紀事〉，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一九一九年南北議和資料》，頁 521；郭叔蕃，〈陳樹藩釋放胡笠僧的回憶〉，《陝西靖國軍》，頁 452-453。

¹⁶² 《胡景翼日記》，頁 296，1920 年 6 月 17 日。

¹⁶³ 「岳維峻為胡景翼辯明」，《晨報》，北京，1920 年 9 月 4 日，版 3。

¹⁶⁴ 「胡景翼贊成國民大會」，《晨報》，北京，1920 年 9 月 4 日，版 3。

伍、結 語

綜觀陝西靖國軍時期的胡景翼，故市事件及兩年的西安拘囚經歷之曲折離奇，在民國軍政人物中實為少見。先是為了靖國軍的發展，他主動出擊，希望收撫隸屬陳樹藩的舊部姜宏模，以厚植靖國軍的實力，卻擦槍走火，與陳樹藩正面相逢；繼而為了終止陝省戰禍，他下了更大的賭注，希望勸服已成北洋軍閥一員的陳樹藩回歸革命陣營，不幸身陷西安。

故市被俘，現身敵方防地已引人猜疑，而部下將領又在不明原委情況下，莽撞地將策動他與陳樹藩見面的關鍵人之一李天佐狙殺，不僅讓他淪為陳樹藩的階下囚，西安之行任務功敗垂成，更因失去有力的見證人，而難以為自己辯白。而最特別的是雖為拘囚身分，卻受到敵人優渥的待遇，與陳樹藩之間的關係不能不令人猜疑。

一般而言，軍政人物遭敵擒獲固有生還者，但與胡景翼先後被俘送西安督署的靖國軍第一路軍法處長蕭榮綬為陳樹藩所殺，然而胡不僅倖免於死，且在拘囚將近兩年之際獲得陳的釋放，獲釋之後且重任靖國軍總指揮，繼續創造個人軍政生涯的高峰。

西安拘囚的兩年，為靖國軍仍然活躍之際，胡景翼卻被迫遠離靖國軍同志與第四路部屬，堅持不投降立場，困處於敵方。為了排遣時間，他訂定學習計畫，學問及技藝俱有長足的進步，行動雖受到限制，但生命沒有虛耗，意志也未因此消沈。這種與之前不同的人生，從他日記中的記載上看來，雖然有遺憾，有失落，但無疑的也有知識的豐盈與英雄豪傑的磨難與試煉，因此故市事件及西安拘囚為他人生的重大轉折與難得的經驗殆無疑義。

但是不可否認故市事件與西安拘囚對他的革命形象也造成負面的影響，故市之變一直謎團未解，加上後來投降的傳聞不斷，在與外界形同隔絕情況下，無法說明清楚，因此使其遭拘囚的真相難明，引來許多誤解。同樣的在獲釋時，也因與陳樹藩有攜手合作的誤解，加上後來又與總司令于右任對靖國軍路線抉擇看法相左，為直系收編，被視為軍閥一員，在靖國軍中不免受到一些質疑，而這也是軍閥割據時期，期望有所作為的革命黨員所面臨的共

同難題。

拋開對個人的影響不論，兩年的西安拘囚，胡景翼對於陝局影響也絕非空白。身在省垣，他對陝西靖國軍發展的受挫有深刻的反省，對陝西局勢有相當客觀的觀察，對陝亂的解決之方更是不斷思索。雖仍以靖國軍成員自居，期望靖國軍終獲討陳軍事的勝利，但明顯是立於陝人的最大利益，思考陝局的未來走向。

例如身為階下囚的他仍試圖影響陳樹藩脫離北洋系，加入南方陣營；當陳樹藩有被免職的危機時，胡為陝西利益著想，決透過友人加以阻止。當許蘭洲有取陳樹藩陝督而代時，胡要一再點醒陳樹藩注意防範。但這些真心努力，多未被接納，徒勞無益的結果，胡景翼只得改弦更張，而這也是西安拘囚期間，雖不願明言，卻渴求獲釋，且在獲釋後重樹反陳旗幟的重要因素。

又如他時時勉勵子弟兵注意整飭軍紀，保護百姓，使其第四路仍能維持局面，而未受動搖。他不願所部因為營救自己離開西安，與陳樹藩協議交換條件，而失去立場，傷害了靖國軍。雖對各路的表现及缺點了然於心，仍要靖國軍遵守總司令于右任的號令，由總司令部去懲罰違紀虐民的軍隊，各路軍不要因相互內訌，自相殺戮，而損及靖國軍的實力。這種廓然大公，使他獲得擁戴，獲釋後能立刻被于右任重新委以靖國軍總指揮的重責大任。

同時，西安拘囚也使他從過去一名專注於戰役勝負的軍事將領產生一些蛻變，熟讀經史典籍對他的薰陶至何種程度或許難以具體估量，但是日記中記下其閱覽的心得，與友人談學論史等都具體顯現其學有所得。另外，在西安他的視野更為寬廣，不再侷促於由靖國軍本位立場看陝局，而是從南北對立情勢來思考陝局。

因此，他會更清楚督軍團對北洋政局的影響及禍害，也痛心於南北軍閥的縱橫捭闔。如直皖戰爭中，曹錕與段祺瑞其實都是一丘之貉；或者無論岑春煊、陸榮廷與直系聯合，或者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與皖派接近，「南北自相攻擊，爭權奪利，貽譏外人，蒼蒼蒸民水火愈深」，都值得國人省思。但是吳佩孚卻一再讓他稱道，尤其是吳以召開國民大會解決時局的主張最令他擊節讚賞，這無疑地對他日後政治路線的抉擇及解決時局的手法有深厚的影響。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報紙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護法戰役及南北議和史料——革命文獻第 50 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民國 59 年 3 月。

葉惠芬編註，《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4 冊。臺北：國史館，2003 年 5 月。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一九一九年南北議和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12 月。

《晨報》，北京，1920 年份。

二、日記、文集、回憶錄、口述史

〈靖國軍時于右任的五封信函——于右任致郭希仁函〉，《陝西文史資料》，第 16 輯（1984 年 12 月）。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陝西靖國軍》。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吳滄洲，〈我所知道的劉鎮華的前半生〉，《洛陽文史資料》，第 8 輯。

李鳳權，〈姜宏模與胡景翼〉，《渭南文史資料》，第 4 輯。

周倚俠、焦天知、蘇家恩，〈武鈞生平簡介〉，《富平文史資料》，第 10 輯。

徐永昌，《徐永昌求己齋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8 年 8 月。

馬伯援，《三十三年的賸話》。新竹：清華大學，1984 年 2 月。

馬凌甫，〈陝西靖國軍始末〉，《文史資料選輯》，第 30 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年。

陝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員會編，《西北革命史徵稿》（上海書店根據 1949 年版影印），下卷。

- 張 鈞，〈《風雨漫漫四十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年 11 月。
- 章谷宜整理，〈《胡景翼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 7 月。
- 韓玉辰，〈政學會的政治活動〉，《文史資料精選》，第 3 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 年。
- 竇蔭三口述，賀志龍整理，〈胡景翼渭北蒙難與李天佐之死〉，《西安文史資料》，第 5 輯（1984 年 3 月）。

三、專書、論文

- 王 勁、楊 榮，〈于右任與陝西靖國軍〉，《西北史地》，1994 年第 1 期。
- 李振民，〈陝西通史·民國卷〉。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 3 月。
- 李雲漢，〈于右任的一生〉。臺北：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1973 年 9 月。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 1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 年 7 月。
- 楊曉東，〈曾胡治兵影響中國〉，《謀略天地》，2008 年第 12 期。
- 葉惠芬，〈胡景翼與陝西靖國軍的建立〉，《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2 期（2007 年 6 月）。